

# 新大陸

55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1999*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五十五期



●新大陸世紀詩獎

●河南詩輯

# 目錄

No.5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b>詩創作</b>	
羅青	地震(三首) 2
莫云	暗夜 3
揚子	秋樹/蒲公英 3
黃伯飛	四十多年 4
紀弦	相對論 5
楊星火	彩雲之南/五彩繽紛 5
尹玲	進入永恆/拒絕吸管/ 在彩虹上盪鞦韆 6
方思	先知 7
車幼鳴	日本楓 7
東岳	死亡/失戀的原因 7
宋禹甯	慾望·尊嚴/羽毛 8
亞森	端午 8
秀陶	魚勸/大鴉 9
林忠成	懶漢/為了祖國 9
楊平	寒流來襲時/在梯子出現前 10
馮學良	如此詩人 10
遠方	告別夏天 11
吳紀華	第六套廣播體操 11
黃河浪	動物意象五種 20
王川	蓮 20
秦松	台北手記七札 21
冬夢	胡志明市看雨/曬曬太陽/唐詩 22
嚴力	生活/依偎 23
伊沙	近視的開始 23
藍亭	笑臉/謊言 24
巴音博羅	魚王 25
魯鳴	你可以臨風而來 25
季陽	寫在故鄉 26
陳銘華	睡袋/擋風玻璃上的雨珠/進化 27
野鬼	命令 順流而下 27
馬蘭	九八年第六號 28

秋堂	黑夜的供品 28
李斐	四月的油菜花/記康州公路 29
章平	九九年九月九日夜之九時 29
<b>河南詩報</b>	
馬新朝	山中數日 12
鄧萬鵬	活著,就是與風相遇的過程 12
陳亮	世界之外/無題 13
藝辛	秋夜聽雨/打馬青草地 13
康麗	在一首詩中交上好運 14
楊吉哲	和夏天有關/上班路上 14
孔令更	獨坐巨石/大地的黃昏 15
馮傑	在中國作一次茶的巡迴 15
高旭旺	石頭城素描/帕米爾高原上的鷹骨 16
趙跟喜	歌者/幽居 17
洋子	想飛/想念你 17
田桑	豹子/燕子 17
簡靜	今年的第一場雪在瘋狂地飄/ 在風聲雨聲中醒來 18
吳元成	花香及其他 19
汗漫	誕生/四月 19

## 譯詩

鄭建青	女詩人詩作選譯 30
高澤言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詩創譯 32
田原	日本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3) 34
中詩英譯	Jianqing Zheng: 陳銘華詩七首 35

## 評介

劉強	千變萬化——談非馬詩的形式 36
非馬	《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英文詩》 譯者序 39
劉耀中	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40
佑子	讀詩隨筆:行 43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4

## 詩訊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39
詩訊	封底裏



## 編輯筆記

●廿一世紀是科技的世紀，文學藝術愈來愈變得邊緣了。值此一世紀交替的時刻，詩的前途如何？它應該怎樣去寫……等等都是我們要考慮和探討的事。編者一向認為，不管世界變成什麼樣子，詩仍然是詩，是人類的思想、情感經過技巧性的文字組合而產生的藝術品。當然，文字也是符號的一種，現時網路上的各種工具，聲色光等俱全，的確提供給詩人許多不同的技巧。然而，這也僅止於工具和技巧而已，運用這些工具和技巧創作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詩，道理淺而顯見。可惜，任何新的東西都是我們這個標新立異的詩壇所趨之若鶩的，目前部份“前衛”詩人們已有過份迷信電腦網路的趨勢。在他們之間，那首在網路上“傳頌”許久的〈妙繆廟〉就是一種突破和創新。編者對此持不同意見，美國的許多商業廣告只有十來秒，卻拍得非常美、非常妙甚而極有詩趣，但它仍然不是詩。網路詩能運用的工具最精巧亦不外如是，只不過這些工具成本昂貴，在電腦網路產生之前，並不是人人皆可使用的而已！編者本身兩棲於詩和電腦，並不反對“網路詩”，僅就此提出個人意見，歡迎大家來稿探討！

●名不正，言不順，作為一份新世紀的詩刊，自應以身作則。“詩歌”一詞經過本刊數次提出疑問以及上期佑子先生的一篇文章探討後，大家似乎都沒有相反意見。《新大陸》即期起宣佈這個詞的死亡，來稿凡不作特別聲明的，“詩歌”一詞將更改為“詩”。

●天地不仁，世紀末之際，全球各地災難頻仍。本期以詩人畫家羅青先生為台灣九二一大地震而創作的“天崩地裂生無路，有情人間手如橋”一畫作封面，另以他的三首詩開卷，藉以悼念！

●感謝詩友陸健，本期《河南詩輯》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下期推出詩人伊農代為組稿的《寧夏詩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佳節來臨，謹祝大家 身體健康，創作豐收。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 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凌晨一時四十七分十二點一秒 台灣集集發生芮氏七點三級強烈大地震 造成二千多人死亡九千多人受傷 一萬多幢房屋倒塌數十萬人無家可歸有感

這一切的一切應該都是從每一個人身上一陣細微又輕柔的內在動搖開始

註：此次天災死難之慘重，半由人禍而起。每一個人美德之動搖，造成每一個人災難的果報。

羅青

**夏日遊法國夏特主教大座堂  
見石牆石柱扶壁石門石塔鐘樓森森林立之間  
有使徒天使聖父聖母聖子聖者  
苦修者殉道者雕像默默肅立  
有感**

只便宜了那些野鴿子們

註：夏特主教大座堂(Chartres Cathedral)是法國中古歌德式建築之代表，始建於1100年，一直到1500後，方才完成，歷時400多年，工程浩大。該教堂以雕像多而精美，聞名於世。

## 地震——悼念1999年921集集大地震的受難者

這一次

只震落了我全部的頭髮所有的眉毛而已  
我的臉還在

這一次

只震掉了我半隻鼻子一隻眼睛兩隻耳朵而已  
我的嘴還在

這一次

只震裂了我一個下巴兩片嘴唇十三顆牙齒而已  
我的頭還在

這一次

只震斷了我八隻腳指兩條大腿一隻手臂而已  
我的胸膛還在

這一次

只震碎了我的脊椎我的血管我的胸膛我的頭臉而已  
我的心尚在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我永遠也震不碎震不裂震不斷震不掉震不落的心  
永遠存在

## ■ 莫云

### 暗 夜

——九二一大地震隔海望鄉

那條被禁錮地底的惡龍  
咆哮著猛一翻身，倏然  
抖落百年附身的魔咒  
利爪貫張  
一把撕裂了沉睡的大地

夜，瑟瑟然  
星子抖顫如風中殘葉  
整個世界被搖晃成  
末世紀的苦海孤舟

而後，天空轟然塌陷——  
山崩了橋坍了路斷了屋倒了  
整個宇宙也抖抖顫顫地垮了  
千百個無辜的靈魂被襲捲著  
墜沉到暗黑無底的噩夢中  
所有成聲與不成聲的哀嚎  
有淚與無淚的悲泣  
都被一口吞噬……

那惡龍終於潛回地底蜃眠了  
時不時還擺尾一掃  
無情地挑逗著  
一雙雙驚魂甫定的眼神  
血漬斑斑的嘴角兀自掛著  
猙獰的冷笑

隔著半個地球，我的心

## ■ 揚子

### 秋 樹

來自藝術家的彩筆，  
加上風吹葉動的銀鈴聲，  
其情韻優美如詩。  
似是相識，  
她曾美化了那以往如夢的歲月；  
一片紅葉，  
一段回憶，  
一崖思念。

### 蒲公英

千千萬萬株蒲公英，  
散佈在廣大的草原上；  
用那金色的杯盞，  
啜飲著陽光的酒釀。  
醉了！醉了！陽光酒是多麼甘美！  
使她們在風中狂舞酣暢。  
左擺擺！右搖搖！  
青春的價值無量。  
邀蜜蜂，約蝴蝶；  
將生命的快樂共享。  
逐漸的，逐漸的；  
蒲公英黃色的花瓣，  
變成了銀色的圓球，  
像許多小燈籠一樣。  
點綴了夜間草原的舞會，  
使蟋蟀和青蛙興奮的合唱。  
秋風乍起，燈籠破裂；  
飛出了無數小翅膀。  
尋尋覓覓，上上下下；  
找尋棲宿的地方。  
翅膀停留在泥土裏，  
將變成明年的蒲公英。

## 四十多年

——得知蕭乾兄逝世，追念前塵，特檢出年前在耶魯寫給他的一首詩，作為紀念。

蕭乾，四十多年  
昨天頭一次見面。  
你在北京唸崇實，  
我唸匯文，然後我們  
先後都唸過輔仁。  
你唸西語系，我唸西語系，  
後來你進入了大公報，我要  
在廣州辦個小報沒辦了。  
抗戰剛開始，你在香港，  
我也在香港，都在新聞界  
工作，可是沒見著。此後  
你是隻鴻鵠，太晤士河畔  
和康橋，都有你的蹤影。  
我在祖國的西南方，  
桂林、重慶四處奔跑  
那幾年啊，我是個遊魂  
骨立形銷。讀你的作品，  
見你的照片，覺得在  
斯賓莎、米爾頓、莎翁  
的土地，有你這一個  
中國人在那裏，手栽  
幾棵中國的奇花異卉；  
我這遊魂，霞衣、風馬、  
海日、天雞\*，越永息高峰，  
跨浩瀚汪洋，無一日寧息，  
寤寐中只是要追隨著你。

抗戰勝利，你由西至東  
我由東至西，歲月的縫兒裏，  
你、我再經過筆下的槍陣，  
刺人間的怨恨，於是  
今夜在鄭愁予——十來歲  
就形離祖國的一個  
詩人的家裏看見了你。  
窗外是中秋後滿滿的  
一輪明月，時日究竟是怎樣過的？  
頓然，許多追憶都攏聚在  
你我眾人的心中，重溫  
這四十年風雲動盪的舊夢。  
出得門來，明月正高，  
我拍拍你的肩膀，  
問一聲我怎麼稱呼你啊，  
你回過頭來說：  
我叫你老黃，你叫我老蕭！

附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日晚在愁予家中晤秉乾兄，座上浩生向秉乾兄說起我也曾是新聞從業員。從頭敘舊，竟是同學同行。歸途在漢思車中問秉乾兄應如何稱呼，承如是作答，遂有此詩結句。

\*“霞衣、風馬”；“海日、天雞”借自李白詩句：“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又“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均見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九九九年夏日補誌：今日讀劉德偉作的〈蕭乾與我〉（見《世界周刊》799期），纔知道蕭乾是在燕京讀的新聞系。至於他是否在輔仁先讀西語系再轉學燕京的，那我就知道了。

## ■ 紀弦

### 相對論

“為什麼  
 打著一把傘，太太？  
 既未下雨，  
 又沒有出太陽。  
 不過那傘  
 （很可能是杭州製造的）  
 的確很美；  
 那種新派圖案，  
 也很可欣賞。”

“謝謝你，先生。  
 可是，瞧見了嗎？  
 那盞燈，亮著  
 在白天裏。”

## ■ 楊星火

### 彩雲之南

——遊昆明世博園

懷著花草之戀  
 飛向彩雲之南  
 飛進鮮花盛開的世博園  
  
 是彩雲從天而降嗎  
 這麼美麗 這麼鮮艷  
 我變成雲雀了  
 又驚又喜 飛鳴花間

雲彩那能噴香呢  
 是世界上的奇花異草  
 來中國春城團圓

### 五彩繽紛

才拜見北京鮮紅的茶香月季  
 又重逢西藏格桑園大紅牡丹  
 紫荊花 白蓮花 含笑走來  
 跟著台灣的蝴蝶蘭  
 多情的荷蘭鬱金香頻頻舉杯  
 美國芳草非洲菊花陽光燦爛  
 五洲花草匯成風的雲的圖案  
 流動美 噴湧愛 飛揚夢幻

啊 一日之間盡覽世界奇花異草  
 白髮老人頓時回到青春華年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陳申復華： \$40.00 **支持**

一九九九年寄自成都

■ 尹玲

## 進入永恆

我是沙  
你是浪潮

濡濕我  
捲緊我

進入永恆

## 拒絕吸管

的確  
我只習慣法式美酒

紅寶石液體  
侯希德或柏翠斯  
鬱金香初放似的  
水晶杯中搖曳  
只需室溫  
不加任何外物  
不加冷冷冰塊半絲

或者 敦·貝麗濃  
金色泉水一樣噴湧  
還有 羅杭·貝利葉  
沖擊奔放的粉紅酒柱  
剔透在精緻的簫形高杯裏  
於瓶內即已冰甘如雪

拒絕塑膠吸管

以柔軟的雙唇  
輕觸杯沿  
細膩的舌 緩緩擁攬  
顏色 芳香與滋味  
經由長長曲廊  
婉轉進駐心底  
多情又深深地品嚐

月色之下  
閃爍著燭光和星光  
在潮聲輕伴的蔚藍海岸

## 在彩虹上盪鞦韆

七彩的彩虹  
圓弧一樣彎在那兒  
像女孩子清秀的眉毛  
像一拱可愛的橋

我要在彩虹上盪鞦韆  
晃過來 晃過去  
輕輕地晃在橋的兩邊  
看看不同的顏色裏  
是不是都有一個彩色的夢

我要在彩虹上盪鞦韆  
晃過去 晃過來  
輕輕地晃在她眉毛兩邊  
看看亮亮的眼睛裏  
是不是都藏有我的影子

一九九九年寄自台北



為世間的喧囂逐出  
離群孤居黑沉沉的森林  
白茫茫的山巔

痛恨他們而又熱愛他們  
因為他們深心有一個嬰孩  
麥從種籽茁生

這便是真理，始終追逐的  
而有時亦受誘惑，因為亦是人  
於是痛恨自己

而又熱愛自己，發現另一個我  
為自己的痛苦焚燒，放射光焰  
因為，要——活

喧囂始終無從躲免，看激美  
亦看激醜，將完善投影於地球  
而不甘心瞑目

在這被夢魘所騎壓的世界  
一個先知

■東岳

死 亡

死亡離一個  
那麼遠又那麼近  
遠得使人不要命的想活  
近得隨處都停放著一具  
合你身形的棺材。

失戀的原因

點第一根菸的時候  
我初戀了  
掐滅最後一個菸頭時  
阿玲走了  
她抽菸的姿勢  
很動人

一九九九年寄自山東

■車幼鳴

日本楓

楓樹，經不起秋天的  
挑逗，  
羞紅了滿樹的葉子；  
在高牆下的異國土地上，  
低垂著頭。  
來往的人們贊嘆，  
啊，多漂亮的葉子呦！  
楓樹隨風輕搖，默默無語。  
樹幹裏流著比血還紅的  
記憶。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

## ■ 宋禹甯

### 慾望·尊嚴

把尊嚴  
歸還給海洋  
在人來人往的  
森林中  
滿足自己  
赤身裸體的  
慾望

1999.7.31

### 羽 毛

在天空的格式中  
隨著風飄遊的一根羽毛  
溫柔地墜落  
自由的飛  
卻又一次飛上了樹梢

也許每次涉及生死的極端時空氣總是變得稀薄  
也許在談論生命的解放時我沒有每個人生來  
具有的婉轉技巧

不能回答你為什麼我們都會死  
在靈魂渴望時放棄了苟延殘喘的協調  
今天  
但明天？  
我承認我的軟弱  
但我舔到了現實

像金屬  
像腐朽的屍體  
像生殖器一樣的味道

當這世界的比例不再與我的度量同步

## ■ 亞森

### 端 午

是汨羅江的淚麼  
是屈大夫久遠悠長的  
嘆息麼

憂傷逼近五月  
我不能看見的河岸上  
誰擊水而歌  
車馬鱗鱗，風塵吹動  
千年的楚謠斷斷續續  
一片蘆葉  
分開花祭繁忙的  
細節

端午  
純淨的端午  
龍舟從喝彩聲中輕快地划過  
孩子們的百腳繩  
繫住了平平安安  
傳統的粽子更是一種  
象徵

而真實地停在風中的  
那片蘆葉，讓我們永遠的懷念  
又回到歷史的天空  
回到血脈深處

一九九九年寄自江蘇

你選擇了我的肉體作為衡量的目標  
當我毫無吝嗇地批判了無處不在的虛偽  
你在你後背的皮膚上用口紅畫了一張笑臉  
背對著我  
輕描淡寫地吹開

## ■ 秀陶

### 魚 勸

如果你煩躁不安，養一缸魚吧！只要望望它們，看它們悠然地浮沉，無目的地追逐，一切煩心的世事就也不過爾爾了

如果你對時事不滿，常懷悲憤，便養一缸魚吧！創造另一個隔了一層玻璃的世界，由自己主宰、治理。治大國如養小魚，你高興叫它作什麼國都行，由你叫它今天是星期幾便算星期幾

有時你孤寂、你潦倒，你痛不欲生，便看看那缸魚吧！你卯掉兩天沒餵，任你把窮愁都轉嫁給它們，它們不還是悠游地活著麼？不還是喋喋嗡嗡地，尋尋覓覓地戀愛的戀愛寫詩的寫詩麼

每當你走近它們、走近那與你同室而又不同時間象限的小世界時，它們便自水箱內的各個縣市向你靠近，搖頭擺尾地、咕咕喁喁地，你拈取一撮魚食，揚手向東，它們朝東望，向西朝西。它們愈順從、愈諂媚，你便愈自得、愈偉大。甚至能感到幾分站在城樓子上君臨百萬子民的風味

不仁的上帝常攪些颱風地震來災害你，而你望著你的魚，看它們男男女女地穿梭舞動，幾條不乖的有時也打鬥，但隻隻靈動，個個可愛。你只是站在那裡，對著它們發呆，久久，不走開但什麼也不作……

### 大 鴉

一篇流利的草坪被大鴉們加上幾個唸不通順的逗點

## ■ 林忠成

### 懶 漢

你走在街上，大大咧咧  
野里野氣

對狗點頭哈腰  
火葬場成為一句哭聲  
你卻哈哈大笑  
對總統說下流話  
逛妓院不交錢

把屁股朝向初升的太陽  
模仿毛澤東  
你們是祖國的希望  
八九點鐘  
我扛著鋤頭走向稻田  
躺下便睡

### 為了祖國

為了對得起祖宗  
我寫酸溜溜的梅花詩  
月亮詩

不許人隨地吐痰

為了對得起祖國  
我站在山頂  
發出陽剛之氣  
黃鐘大呂之音

啊，民族  
你聽到一個窮小子的抒情嗎？  
“嘍”一聲，我就泄氣了

■楊平

## 寒流來襲時

在寒流來襲的時候  
萬物都準備死去一次：  
遠山陷入漫長的哲思；  
蟑螂安眠，光凍結在燈罩裡，城市放慢了腳步  
火車粗啞的呼聲成為大地上最後的呻吟——  
我們把自己塞在電暖室和毛大衣裏。  
只有房中的你，紙與筆，和簷下的一雙男女  
透過彼此的體溫想像：春天就要來臨

## 在梯子出現前

分針交叉著時針，左腳繼之以右腿，接下去的  
仍是同樣的不安。同樣無奈的律動。只有寧靜是寧靜的。  
彼岸總是在暗夜的盡處發出光。天地漸漸模糊。  
全然的黑  
又一次籠罩你如黑衣黑髮的男子（你被迫記住：）  
只是巨大壁影的一部份。玫瑰可以傳真 芬芳只能在夢魘中  
臆想。  
名詞扼殺了一切動詞／形容詞之後，在夜，在和平的  
另一面仍是憤怒的進行式！生命和  
未來都不再是我們意屬的那種。  
或這種  
象徵：螞蟻窩在牆腳，落花飄在江上，我底呼喚啊  
在長長的梯子出現前——  
只能一次次的散入無邊虛空中！

一九九九年寄自台北

可以很固執  
連死都不怕  
卻怕  
太陽升起的時候  
不是灰色

沒有灰色  
就沒有灰色的牆  
灰色的屋子  
然後醞釀  
一場灰雨  
天空 就蒸不出  
灰色的太陽

可以更灰色  
就連夢也灰色  
島 灰色  
海 灰色  
詩 也灰色

等不到天亮  
竟下了一場雨  
詩  
只好朦朦朧朧  
戳破水月鏡花  
然後一輩子  
糾纏不清

如果看不懂  
可以用很近  
很靠近的方式  
解讀

（斧頭和繩子  
是最好的解讀方法）

註：觀〈顧城別戀〉有感。

## ■ 遠方

# 告別夏天

### 之一

分不清  
是貓王還是崔健  
反正搖滾的聲浪  
沖擊耳鼓  
濺出火花  
台下的善男信女  
如醉如癡如夢如幻  
手臂  
大腿  
屁股  
不由自主  
同心協力  
一起誇張漫畫式地  
扭曲搖擺起來  
我打了一個哈氣  
風雨中  
平生的豪情  
開始飄零

### 之二

今夏不太熱  
但畢竟納了幾次涼  
流過幾身汗  
那條忠實的看門狗  
午間也吐過幾回舌頭  
我並不想告別  
只是聽到另一聲呼喚  
帶著不怒而威的魅力  
無可推托

## ■ 吳紀華

# 第六套廣播體操

400米一圈的操場  
佈滿人群 大家列隊開始做  
第六套廣播體操  
喇叭後體育老師兇怒的嗓音和  
前排女生的背影  
足足讓人不安了三年  
展臂 壓腿 跳躍  
這上千人的浩大場面實在難忘  
大家步調一致 動作統一  
響亮的口號伴隨著國旗迎風招展  
20分鐘的課間操是個挺幸福的時刻  
一上午最長的休息時間  
空蕩的操場立刻變得擁擠  
各個年級的學生叫人眼花繚亂  
渴望在整齊的隊伍中找到一張臉  
動作開始變形 目光開始斜視  
最後隨著一聲哨響丟失了目標  
整個下午都精神恍惚  
就像現在想起第六套廣播體操一樣  
耐人尋味

遲躇間  
生命有了高原反應  
接著  
幾枚未老先衰  
枯黃灰褐的落葉  
飄泊在我的手腳上  
成了老人斑

# 河南詩輯

組稿：陸

## ■ 馬新朝

河南唐河人，鄭州《時代青年》雜誌社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詩集《愛河》、《青春印象》、《黃河抒情詩》、《鄉村的一些形式》等；報告文學集《人口黑市紀實》、《河魂》等。

### 山中數日

#### 山頂

大山把一些最重要的東西和意義  
存放在山頂上

山頂才是大山的中心

爬山人驚奇地發現

與他同時爬上山頂的只有幾朵小花

和一些細微的疙疸草

山頂上光禿禿的

除了風，什麼也沒有

甚至連一條小路也沒有

只是這簡潔的山頂與爬山人之間  
組成了一種新的奇妙的結構  
和景觀

爬山人和那些花草，在這種新的

結構中，加重著山頂的意義

加重著天空的深度

### 岩石與鷹

一只鷹在山中反覆為我們講述故事  
就是岩石

岩石才是鷹的家鄉，岩石所給予鷹的  
比鷹的本身還要多

鷹是山中的靈，它從岩石中誕生  
因此便具有了岩石的意義和特徵  
這使我們看到了岩石更為隱秘的另一面

鷹吸收著山中的黑暗  
它集中山中的黑暗於一身  
用黑暗把人們的內心照亮

它不斷地向上升著，在群峰之上盤旋  
我看到岩石在它的眼中閃著  
黃金的光

鷹的飛翔就是一盞燈穿越骨頭的過程  
是岩石復活的過程，是一個人  
在尋找出口時的短暫努力

鷹把岩石的品質帶到了廣大的天空  
那刺痛人心的鳴叫就是岩石的鳴叫

它一次又一次地俯衝，向山中的一座茅屋

洗劫，向茅屋灌注著  
堅硬的岩石

## ■ 鄧萬鵬

吉林省梨樹縣人。現為中國作協會員、鄭州晚報文藝部主任。已出作品集十部。

### 活著，就是與風 相遇的過程

你出生的時候風就來了  
不大不小地吹著  
把你吹成花朵吹成果實  
你感到頭痛的時候  
就想躲一躲風頭  
可無論朝著哪個方向  
風都從對面款款走來  
這時你才知道了 活著  
就是與風相遇的過程

今夜靜得有如陰間  
你獨自坐進深的黑暗  
有水波竊語的聲音升起  
後來你終於聽清楚了  
這些聲音就是來自你的本身  
原是皮膚打皺的聲音  
你不由大大地吃驚 風  
原來是這麼硬這麼大

你困惑地閉上眼睛  
看見了許多人擠在路上  
有的朝南有的朝北

有的朝西有的朝東  
後來四個方向合為一個方向  
前邊的人一群群倒下之後  
你就成了最前邊的人  
這時你既非花朵亦非果實  
你只是一個迎風而行的人

你的表情正一張一張地  
不停地被揭露下來 疼  
但不流血 四肢乏力  
倒是越來越明顯的症狀  
你已面目全非無法辨認  
兒時的伙伴驚叫著躲開  
繼而露出了白花花的東西  
在陽光下好摻人好刺眼  
你想掉轉頭再走回去  
身後的人群還在湧動  
你張開嘴聲音被風搶走了  
你無語，風亦無語  
世界寧靜一如當初

## ■ 陳亮

筆名黑非、曉晨。詩曾多次獲獎，並被多家報刊、出版社和電台選收、點評和介紹。現在一家出版社任編輯。

## 世界之外

世界之大  
你很渺小  
正著看不清的  
你必須反著看  
比如你在醉酒之後

在你兩眼模糊  
暈旋之後  
你的世界是真實的  
真實如你面前的靜物  
如你坐著的位置與  
桌子上鮮花的距離  
伸手可及的你不能  
伸手可得  
圓型沙發裏開放著  
你的型體  
你的型體生長著你的心臟  
你觸摸著你的世界  
不管你坐著或站著  
不管你走還是不走  
不管你想過和沒有想過  
不管你看見或沒看見  
這世界總是在你之外  
你在世界之外

## 無 題

習慣地摸一摸四處的口袋  
望一望走過的路  
看著那些過往的行人  
他們面帶笑容體魄健壯  
他們目光平和行動敏捷  
他們讓我害怕  
我在那些笑容裏走著  
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丟失

## ■ 藝 辛

下過鄉，當過兵。1980年開始文學創作，出版有詩集5種，散

文集2種。現為牡丹文學雜誌社主編。

## 秋夜聽雨

秋天邁著細碎的步伐  
走過這座城市  
它沁涼的手指 悄悄地  
把一枚落葉的記憶撿起  
  
而另枚葉片正在落下  
告別越來越孤獨的樹木  
一生的跋涉就是為了  
回到一生都無法抵達的土地  
  
多麼寧靜和幸運  
我聽到了這一切  
巨大的城市正在睡眠之中  
有誰能記住這個夜晚  
季節吟出的含義深遠的詩句

## 打馬青草地

暖風的觸鬚再次拂過草地  
最初的號角黯啞 野百合  
從號手的骨殖上燃起火炬  
  
歌聲就是在這樣的時候傳來  
土地深處的歌聲 被馬蹄敲響  
被馬背上的人兒吟唱  
穿過藍空的陽雀子  
又穿過她烏雲一樣飄飛的髮絲

風中回首一笑  
花朵的毒刺在心中留下創傷

青青的蘆葦 幽幽的湖泊  
遙遠的氈房閃亮 我  
該在哪座門前勒住韁轡

## ■康麗

本名李社英，河南長垣人，  
現在《河南日報》晚報版《大河報》工作，出版詩集3部。

## 在一首詩中 交上好運

一首詩應該沉沉低飛  
在現實的林叢中憧憬未來  
在不孕的季節故事叢生  
在單一的存在中領悟 傾聽

它暗淡的音調走失於千萬個母腹

在愛過的居所保持緘默

它絕不可能永遠無聲  
不可能幽禁於自身之中

而我指望在一首詩中交上好運  
在退隱的草叢發現  
在服從中學會循規蹈矩  
我答應將所有的財富放在那兒  
請允許我留下來  
像水一樣靜止

我知道這不可能  
對未知的開採更加困難

像守護一株無花果  
但我願意沉醉其中  
我願意在期待中走過花期  
在睡眠中將你守候  
站在天鵝的夢中意味深長

也許它並不意味什麼  
借助某種奧秘的尺度  
你無可迴避地接收那節奏的共鳴  
愉快地固守一座空城

交替出場的演出刻不容緩  
我如此被愛 被遺棄  
在群鳥的悲鳴中撿起自己

痛苦永遠是行進的晨鐘  
更深的事物在我心中產生  
空靈的流溪繞過我的家園  
音樂珍藏於樹葉之中  
整個人類的經驗等待訴說

原有的井然的秩序將崩裂  
混沌的生命經過演變  
在裂罅穿透之時驚醒  
靈魂赤裸地從大地站起

粉碎機的歌聲在我窗外響起  
這一次在一首詩中展開  
勞動被喚醒向著各自的方向  
而我為了自己的節日的到來  
保留了足夠的空間

我曾經站立的地方  
被時光之水浸隱  
生存的空間擁擠

而更多清新的風早已擁進我的內心  
我在這些追問中變得如此富有

像果實的核在內部成熟  
像鳥的一生承載著飛翔  
這原初的痛苦和預感的歡愉  
讓我的一生充滿了風聲

## ■楊吉哲

1963年4月出生。著有《孤旅》、  
《花落汴梁》（與人合集）等。現供職於河南文藝出版社。

## 和夏天有關

把昨晚的夢境嘔吐出來  
讓這個白天白得耀眼  
讓我銳利的姿勢  
迎面飛來半裸的夏天

讓我完全地擠進大街  
在市容和事件裏露面  
讓我把一只蟬 當作激勵步態的哨子  
含在嘴邊

讓我狂吼一聲 自己被嚇昏過去  
讓我用牙齒去和水泥 鋼鐵開戰  
讓我閉上眼 看清更多的東西  
讓我的狂想在褲衩裏和掌心出汗  
讓我扯下自己的皮膚  
從頭到腳 像剛出生的嬰兒  
讓血浸流 讓骨頭的光芒暴露出來  
讓心臟在空氣中火紅地跳動 叫喊  
讓我兜頭一盆冷水

一個勾拳 自己將自己打翻  
讓我坐下來 尾巴掖進懷裏  
把吐出的還咽下去



在平靜和安全中度過一天

## 上班路上

迎風綻放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灰色的辦公樓

瘦小的職務和陡險的樓梯

一天的時光擺滿綠茶和開水

用拖把擦淨衛生，用毛巾洗亮玻璃

破舊的杯子，一頭扎進最新的消息

停車而立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謙虛、心計和脾氣

笑臉向誰開放，對誰昂頭不語

親密的程度，計算無誤的距離

一手捉住馬屁術的要領

一手端出小官僚的架勢

作一會兒爺爺，再當當孫子

回過頭來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用廢話餵飽電話機

把虛偽裁作一件漂亮的外衣

讓矛和盾團結起來，奔向共同利益

讓夾緊的尾巴到處搞好關係

燦然一笑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自上而下的捷徑

自下而上地賣力。用煙幕彈把水搞渾

出賣自己的才能，摘取別人的成績

打掉出頭的小鳥，自己抬高自己

開始用眼睛說話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獨身遭人猜忌

婚姻被人懷疑。食物和女人

服從肉體的命令，又要幹得秘密

用白菜的臉色藏錢，用渾身的清  
淡縱慾

已經看不見的美女

讓我牢記方向：快！快！快！

不要遲到，做個模範同志

## 孔令更

河南省蘭考縣人，1950年  
生。出版有詩集《相聚在雨後的  
密林》（與程光燁合著）、《丁  
當紅蘿蔔》。現供職於《東京文  
學》雜誌。

## 獨坐巨石

詩人們上山去了

司機蹲在路邊只顧抽菸

朋友和他嬌小的妻子

正打響赤腳在下游玩水

唯我獨坐於巨石之巔

與太行默默相對

天空無限高遠

時間潔白從藍色的瞳孔飄過

噓——

不要叫出我的名字

我想大笑或者慟哭

之後安息，在你博大恆久的懷抱

安息

## 大地的黃昏

大地空無一物

太陽已界臨深淵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正從這個世界慢慢走過

男人用頭死死抵住大地

身後是空空的车

車後走著那個女人

她不時彎下腰去

撿拾些碎磚爛瓦放到車上

落日把她血紅的影子

在大地上晃來晃去

他們慢慢地走過

在黑夜到來之前

要穿越最後的廢墟

## 馮傑

1964年5月生，河南省滑縣人，  
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刊於  
大陸、港、台和美、日等報刊，  
現在河南省長垣縣農業銀行工  
作。多次獲海內外詩獎，出過6本  
書。

## 在中國作一次 茶的巡迴

### 第一茶·龍井

無論伸或縮

都屬遠古整齊的鐘聲

自天堂之左 漢唐之右

龍 從此在水中

驚起了雲

若有佛的輪回

來生來世 我只選擇中國

仍是你身上

最瘦的一枝

## 第二茶·蒙山雲霧

飛  
流  
直  
下

煮長江上游或中游就夠了  
用其中最短的一節  
譬如三峡的三分之一  
不需用一條完整的江  
(其實那是怕洶湧的感情把你掩沒)

只管將精裝的巴山蜀水濃縮一壺  
茶葉就水翻譯成方言了  
而茶的滿腔鄉愁  
唯有與水敘說

## 第三茶·君山銀葉

採擷和生長都是一樣的  
正楷的苦  
與草體的澀

我預感那滿山茶樹已走上銀河  
背景古典而瀟然  
不料依然還是千年前  
我見你時的那一面  
就像茶的家譜上所說

——只有茶樹永遠等在家園  
人世間的茶葉都在流浪

## 第四茶·鐵觀音

一生只泡一杯 等待  
看坎坷與灼痛的水如何沉浮  
在歷史的塵煙中

我不敢打開  
怕那麼多原色感情  
會漫了整整一大部  
陸羽的茶經  
晚茶獨坐  
原意為有一雙顫抖的手敲門  
啟開 雪地空空

只有茶香乘雪疾行

## 第五茶·毛尖

上帝在喝茶時候  
開始不懷念咖啡

中國人撫摸咖啡時  
所有茶的毛尖  
都遠遠地刺來  
一時令人心痛

## ■高旭旺

筆名丁旭，河南省三門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詩集7部，一部散文詩集。目前前在《河南青年報》社供職。

## 石頭城素描

一座用石頭堆起的古城  
構築在塔吉克的風口  
風鈴在馬背上晃動  
傳出青銅神秘的聲音

高空的白雲纏繞  
夕陽用金刀雕成的彩塑  
在這冰山荒涼的月光下  
它的肉體裸裎，無法  
在帕米爾高原上躲藏  
那亙古不語的石岩

也能折射出皎潔之光

孤傲，空靜  
讓世界屋脊上的雪雨任意灑落

我們就這樣沿著  
白雲半掩的石階  
一步一步攀上它的肩頭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古遺址  
選擇缺氧的風口，城垛  
使生命又一次經歷時光的沐浴

## 帕米爾高原上的鷹骨

在陽光與霧雲疊起時  
跌落的一道閃電  
比十月的風雪更猛  
比八月的雷霆更響  
只有帕米爾高原上的  
暴風和雨雪  
才能剝悍的洗濯成  
比火焰、陽光  
更純的亮度

帕米爾高原的雲朵棲落  
也是口岸最亮最紅的篝火  
也是草堆最濃最香的炊煙  
也是天空最遠最近的翱翔  
也是塔吉克民族的升騰  
升騰出生命之上的生命

在風裏、雨裏、雪裏  
鷹落大坂是一種  
比浩空雲朵更深的翔程  
所有鷹骨都是邊陲民族

覓戀已久的生存

從生態深處穿過高原  
把鷹骨高高地托起  
舉過自己的頭頂與信念  
走下去，是傳世的頌詩  
真實的生命比雪火更純  
比草原更青

## ■趙跟喜

河南省洛陽市人，1950年生。  
有詩集《少女河》、《竹籬  
笆》。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洛陽千唐誌齋博物館館長。

## 歌 者

荒野漠漠  
歌者與陌生人  
相遇半尺小道  
幾聲鳥啼 一席話  
弄得歌者銷魂

陌生人去了  
歌者從此無詞  
掩面大哭  
伏於地

曾經是捕鷹的人呵  
如今那懷中  
空揣一支空笛

## 幽 居

小院深深，正宜我  
作爾方寸之地  
閑來叩石問典

追憶千年風雲舊事  
春風初度時  
便來數階前新筍

玉蘭花開了，紫薇串串  
月季日日月月  
恰如舊雨新風  
聯袂來去  
有一群小雀兒  
夜夜棲我心枝

偏你去倚那梅枝  
疊嫣然一笑作船  
泊於池內  
惹我清夢越窗  
盡成半樹蓓蕾

恕不追問旅人行跡  
我的心已有歸宿

## ■萍子

本名張愛萍，生於1964年。  
現為河南青年報社主任編輯，  
出版過詩集《約淨的火焰》。

## 想 飛

想飛的男孩  
看雲的時候你不要哭  
有一個夢  
在陽光下也不會消失  
聽那雲雀美妙的歌聲  
你僅僅是  
看不到它輕盈的雙翅

想飛的女孩  
看星星的時候你不要哭  
有一個夢

比淡淡的月光更真實  
聽夜鶯那動人的歌唱  
你僅僅是  
看不到它花叢中的影子

想飛的孩子  
張開你純潔的雙臂  
有一個地方開滿了鮮花  
我這就帶你去

## 想念你

高原的陽光照得你眯起眼睛的時候  
我在明亮的燈光下為你哭泣  
不知道為什麼  
讀著你熟悉的字 親切的話語  
我的淚水就這麼嘩地流下來  
流個不止 沒有人看見我  
我呼喚著你的名字 對你說  
我想你 真的很想你  
來到夜幕下的空地上  
我哭著 無助地走來走去  
想起你夕陽裏奔跑的身姿  
臉紅紅的，汗濕了單衣  
想起我曾在雨中幸福地佇立  
那種奇異的而被我忽視的感覺  
突然明白 原來我一直在想念你  
在此之前  
我不知道自己是這樣想念你

## ■田桑

原名田玉強，1966年5月出生，現在河南  
文藝出版社供職。發表詩作近百首。

## 豹 子

豹子在山中舞蹈，沒有人知道。

豹子撞破石頭，跳出來，衝進人群，沒有人知道。

火山口的豹子。瀑布的豹子。

大地震前夜被當做一扇窗戶突然閃現的豹子，

沒有人知道。

像泉水一樣咕嘟嘟冒出來，掬一捧喝下去能夠解渴的豹子。在喉嚨熱辣辣吼叫的豹子進入肺和血漿，在你們頭顱骨裏蠢蠢欲動的豹子，

你們不知道。

在楓葉上嘩嘩剝剝燃燒的豹子。

使一棵歪倒的核桃樹又從廢墟上挺起腰杆的豹子。

從秋天到秋天，使四季成為四季。

使一個人成為其人。

這樣一頭豹子，沒有人知道。

沒有豹子的白晝，伸手不見五指。

整整一天，你們睜著眼睛但與睡眠無異。

混亂的幻象從你們頭腦中來到大街上，成為行屍

走肉，成為亂石和荒草。

但中間沒有豹子出沒。

豹子從一個老人顯赫的身體上隱去，使之熄滅。

一生前功盡棄，突然遭到唾棄與恥笑。

在傍晚，在廣場上，豹子激進、耀眼。

在突發事件和風中，豹子發出強大的光芒，

使睜著的眼睛被迫睜開。

使一分鐘勝過一年。

在燈芯上斂翅而立的豹子。

在山中舞蹈，使群山波濤翻滾發出叫聲的豹子。

將一切照亮的豹子，言辭的豹子，

沒有人知道你們。沒有人知道。

## 燕子

城市突然變小了，在燕子的翅膀下面又黑又小

一個可憐的髒孩子站在荒野上  
燕子是可憐他的

燕子從空中投下食物、青草、水  
連綿的群山和一條大路

其實燕子什麼都沒有投下  
燕子突然一閃，然後就熄滅了

天就黑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包括那座城市

一個可憐的髒孩子  
燕子本來可以抱起他，輕輕飛去

## ■ 簡靜

1973年生。曾出詩集《童話雨》、《青蘋果的自述》、《廢墟上的罌粟花》3部。係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現供職於《人生與伴侶》雜誌社。

## 今年的第一場雪在瘋狂地飄

退去。勞作者和高尚的人們

低垂的頭顱

誇張著寒冷的姿勢

貧乏的思想者

在某一杯牛奶的熱氣裏

孤獨地舞蹈

今年的第一場雪在瘋狂地飄……

仰起頭來！蒼白而莊重的表情

瀰散，在無比純淨的火焰中

想起切近又遙遠的許多人和事

我注視著自己的思想

從另一種高度滑落

遠走他鄉的姑娘，你聽呵

這一夜的風，雪落的聲音

將繼續陳述著最原始的話題  
苦難與幸福將同時並存  
這一場雪及時又溫暖  
我想大聲地述說  
縱情地喊叫，而最終  
沉默的感覺悄悄地  
潤濕了眼角

## 在風聲雨聲中 醒來

在風聲雨聲中醒來  
這棉花被內的溫暖  
使我不安

想起母親，想起家  
想起親愛的人，正在我編造的  
詩意裏奔忙

我枕邊的一摞書  
變成幾尾矜持的死魚  
不見笑容，不見注視  
想要一聲責怪也那麼不容易

風聲雨聲中醒來  
仍想昏昏沉沉睡去  
抑或坐起來，握住寒冷  
冷不防握出了  
大把大把的思念和眼淚

### ■ 吳元成

河南省浙川縣人。1962年10月生。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省作家協會會員。1983年始發表詩、評論、散文等500餘篇。

## 花香及其他

### 花香

按季節綻放是規律  
目前，誰會含苞待放？  
都開了。一夜之間  
春色滿園  
姍紫千紅。我的  
城市被你擠得搖搖欲墜  
上帝是不需要花朵的  
怕香艷會擾亂天庭  
人間太缺少花了  
更渴望那欲開未開的蓓蕾

### 迎春

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突然  
從剛剛和平的綠色中  
爆發。呵，溫暖之夜  
月華如水  
鄉間小徑和都市街衢  
都插滿了黃色的小旗

春天  
往往從墓地開始

### ■ 汗漫

原名余向東，現供職南陽理工學院，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詩集《片斷的春天》等。

## 誕生

在鄉下，一頭小牛或小羊誕生的過程  
使人感動。它們緩緩地脫離母體  
落向潮潤的土地，像一莖綠枝上緩緩  
泄露出的  
一痕嫩葉或一滴花蕾，隨風擺動

之後，需要點燃一堆篝火  
溫暖它們新鮮的身體和最初的呼喊，

之後  
它們就晃晃悠悠地試圖站立起來  
並且終於站立起來，蹣跚著去尋找  
草地和水

這是在童年時代關注的鄉村風景  
之一  
多年以後，當我看著手指盡頭的詩  
歌  
一字一字地脫離墨水，在白紙上緩  
緩

延伸  
早年的感動隨即捲土重來

一首詩與一頭牛或一只羊誕生的過  
程  
何其相似！這使我在深夜寫作時感  
受

到了  
一頭母牛或一只母羊幸福的陣痛  
它們多年以前的淚水，在我今天的  
眼眶裏湧動……

## 四月

一匹馬奔跑了十天十夜  
才僅僅穿越了一棵青草、兩只蜜蜂  
、三滴露水  
四月廣大，海角天涯  
花朵和少女，被自己的暗香影響得  
夜不能寐

而我曾經愛過的女人們容顏漸逝  
一個男人青春時代的遺址和插圖  
煙雨迷離

四月憂傷，山高水長  
郵票和愛情隔著一張紙，形成我  
致命的病歷

## ■ 黃河浪

### 動物意象五種

#### 梧桐樹上的烏鴉

從墳場的殘碑上一飛  
就飛到梧桐枝頭  
引頸唱起了鳳凰之歌

烏鴉非常烏鴉  
梧桐不是梧桐

#### 花蝴蝶與蝴蝶花

停在枝上的蝴蝶說  
我是一朵幽靜的花

花點點頭：是的  
我是一隻鮮活的蝴蝶

當蝴蝶飛走時  
花掙扎著離開枝頭  
也想跟牠飛

起  
來

#### 不黑不白的灰鴿子

遠來的灰鴿子聽見  
白天鵝笑牠太黑  
烏鴉嫌牠太白  
灰鴿子就變得更灰了

#### 阿狗阿貓的慾望

小狗追著自己的尾巴

## ■ 王川

### 蓮

這是怎樣的時代：  
鼻漸漸遮蔽視野  
高樓慢慢擋住陽光  
呼吸之上  
誰追逐那風中翩風的蝶？

城市之上  
依稀的白鳥掠過文明的塊壘  
而且泣血  
一朵飛行的玄武蓮

在此岸找尋天堂  
于瑣屑體味悲壯  
齟齬的境遇中  
挺立優雅的靈魂  
我們的心 一顆蓮的種子

一九九九年寄自杭州

在牆角不停地兜圈子  
老貓盯著玻璃缸裏的金魚  
做了整個下午的夢

#### 夜是一隻溫暖的黑貓

黑貓螢螢的眼睛  
涼如綠寶石  
一閃沒入毛茸茸的夜

蜷縮在懷裏的靜夜  
是一隻溫暖的黑貓

## ■ 秦松

# 台北手記七札

### 泡沫紅茶

泡沫紅茶 泡沫精骨 泡沫泡泡  
炭燒火燎車水沸滾泡沫橫飛  
話山不山話雲不雲話花不花話石不石  
話台上台下淚花血花眼花  
(月朦朦鳥朦朦人朦朦)  
電視機上的嘴臉 口膠泡泡  
鳥說 何必當真

### 日夜市

魚市之後花市之後玉市之後股市之後人市  
之後 日夜肉市之後  
流浪狗市

### 舊聞

一如方城之戰 推翻而糊(翻之必要)  
焦黑的唇齒四張 衛不衛生張張不休  
紅中白發黑金五指七口八舌環保勞保  
獨言統吃包糊包輸包票包綠  
刀光血影水天一色 碰  
手足安全還在其次 台面照炒

### 魚之別論

論魚之說另有別情 望春成多事之秋  
口目濕熱黑白無常天落水也  
子非魚豈知魚之冷血熱血?  
魚非馬豈知馬之黑馬白馬?

水可浮舟亦可覆舟之論獨不信  
一魚數食魚水自知 冷暖不歡無不新聞

### 島之印象

白瓷觀音與黑金恐龍的唇齒之爭  
倒置之誤(如果不是我的誤解)  
此乃T島之印象了(汝以為呢?)

### 印象之二

眼用來流淚的腳用來遊行的口用來打拚的  
(呼口號絕食是另一群嘴巴)  
口蹄疫是屬於豬仔雞仔的化緣是屬於半肩  
紅喇嘛以及黃比丘尼的  
手用來搶劫以及投票撕票的國發國安用來  
廢省廢人的納稅靜坐以鼻腔來侍候天色氣  
色之變的耳朵用來觀風的  
花果用來祭拜的菜頭用來選舉的

### 夜話

蝶伴蝶舞之夜 人頭馬牛頭人花花草草  
張開所有的信口信守牽手分手之變  
酒杯與酒瓶之爭紅酒白酒之戀  
好香的酒色 夜話遊魂之美兮  
夢蝶之鄉戀花之蝶 肉體自主不眠不休  
自始至終海倫木馬水牛火牛二分論云云

一九九八年八月中在紐約  
初稿同年三月雨季在台北

## ■ 冬夢

### 胡志明市看雨

胡志明市某年某月某日，對於露台上的每盆盆栽來說，肥美的泥壤，慣於控制調整花葉生長的速度，有著莫的關係，至於能否達到枝葉繁茂、花色燦爛與否？那是讓人難於解答的一個另類話題。一若我此刻惘然的心情，在窗前看雨，我卻不甚了解，究竟花兒是否已跟泥土妥協，它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是雨還是水？

靜，其實也是一種動聽的聲音

橋

跟足相約

走過來

走過去

別讓我老是徘徊這動作

好嗎

如果卻步

靜

其實也是一種動聽的聲音

至於沉默呢

答案

你如何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

### 曬曬太陽

從心底

掏出

一個發霉的思念

今天難得

曬曬太陽

鄉愁跟家書

莫非

擺放得太久？

一陣輕風

居然

吹散得無影無蹤

悵然若失

妻說

不如自己往外曬曬太陽

至少

還可感受陽光一點點的熱暖

## 唐 詩

——給越南，不給李白

床前

蠻浪漫的

你要求我來掛一個檸檬月

地上霜

蠻掃興的

你問我別看見什麼別說些什麼

舉頭

我應該看見什麼

低頭

我應該說些什麼



## ■ 嚴力

### 生 活

不斷傳來的呼救聲干擾著  
他對生活的注意力  
但他還是注意到  
那就是生活的呼救聲

除了他的身體之外  
他沒有摸到過生活的軀體  
生活用什麼樣的器官呼救  
卻讓他來感到喉嚨的疼痛

沒有下班概念的生活  
用他的一生生產生活  
也沒有上班概念的生活  
用他的一生拒絕生活

他品嚐著來源於自己生產的生活  
他對產品感到的絕望來源於生活

1999.11

### 依 偎

依偎  
對男女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詞  
身體的熱量以及造型的不同  
都是一篇用感受去閱讀的巨著

依偎  
是上帝的用詞  
哪怕只有一個人  
我和孤獨依偎在一起  
也感到萬般豐富的纏綿

1999.11

## ■ 伊沙

### 近視的開始

坐在我前排  
姓謝的女生  
是初三（2）班第一個  
戴乳罩的人  
那年夏天  
透過一件白色的  
的確良襯衣  
我看到了  
窄窄的背帶  
一個小小的勾子  
把它連結在一起  
如何打開  
這鬧不懂的機關  
讓我遭遇了  
人生的一大難題  
整個夏季  
我都眯縫著眼  
耗盡眼力  
望著那個  
白色的背影  
發呆  
當孤獨的暑假  
結束 秋天  
帶來初戀的季節  
我已看不清楚  
老師留在黑板上的  
板書 女同學  
因為變得朦朧  
而顯得人人美麗  
那便是近視的開始

## ■ 藍亭

### 笑 臉

你看見我  
（送的花兒  
笑了——

我看見你  
送給我）的  
笑臉

我  
站在  
一塊岩石上  
聽見浪濤拍打海岸  
從地平線的另一邊蕩回頭  
夾雜著遠方，模糊領航燈的呼喚  
延著藍色的自轉的軌跡一聲一聲向我撲了過來

你還在看著我  
（送的花兒  
微笑——

我也看見  
你送給我）的  
笑臉

1999.8.9

### 謊 言

每晚  
月亮都被刺殺，你沒看見：  
那閃閃點點的星星  
都是戳穿的漏孔；  
從中流出月亮的血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你還不能相信，  
因為你還在呼吸——  
摻和太多氮的氧氣  
你還在代謝——  
蛋白質和糖類  
你還在被激素遙控  
受基因支配  
你還在紫外線的  
陽光下  
沐浴  
啊，有誰懷疑過

這些）我；在編造謊言）

我每晚都看見：  
月亮被刺殺，星星裏  
流出——  
月亮的血  
（你最好

## ■巴音博羅

### 魚 王

把網撒開，打撈一江漁火  
把船兒輕輕搖過星河  
搖到瑤池旁，聽星粒從網眼  
漏出去的聲音——

而許多年的日子密密麻麻游過來  
許多空空的愁，醉成洶湧水流  
旋進總也喝不盡的酒葫蘆裏

他自己就是一條江河，不斷淹沒自己  
分離自己。他的身體散發著魚的腥氣  
而他的血液，是來自水底  
各路神仙心臟裏的一道閃電

當今晚的月亮脫手而去，像最滑的鱗  
是他的網舊了，船兒老了  
他喃喃自語的歌謠紛亂如碰落的鱗片

他只好用酒包扎傷口  
用酣聲替代破損的鱗  
而歲月似乎從未有過可供倦累歇靠的岸  
因此他身上肯定沒繫纜繩

他是這條江裏最老的一條魚

一九九九年秋遼寧岫岩

## ■魯鳴

### 你可以臨風而來

我快樂的眼淚  
在風中高聲唱起  
靈魂的驕傲之處  
微妙地失去平衡  
用割禮的血和綿綿不絕的生命  
擁有你

我不怕進入地獄  
對於預備的祭壇  
我不屑一顧

我的手運行在風裏  
所有的指尖喚醒我的無動於衷  
它們是天使的翅膀  
在你的週圍款款降落

從前的陰柔在你的身上壯大  
樹立一種偶像  
那些無法穿透我的飛行  
已被我帶入夢境

請在耳朵旁放滿眼睛吧  
觸摸不到的遠方有弱小的光芒  
我注目泥土  
回歸誕生我的地方  
復活之後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我可以逍遙自在  
不需要永恆

我已重生  
無論是熄滅還是照耀我的身體  
我都把自己交給了火  
灰燼也好雨季也好  
你都可以臨風而來  
我等待著

## ■ 季陽

### 寫在故鄉

#### 角色

鷹在空中盤旋  
把一只未成年的小雞抓走了  
它走的是天路  
母親乾瞪著眼  
一些在低空回蕩的詛咒  
傷不了在風中高飛的鷹

對於詩  
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對於鷹  
是得到一頓美餐  
對於母親  
是失去一只未成年的小雞  
對於小雞  
則是喪失完全的生命

碰巧讀到這小詩的人啊  
你當然願是高處飛翔的鷹  
但誰能總是鷹呢  
有比你飛得更高的  
會奪去你的食物  
而對於在最高處飛揚的時光  
誰都是一只小雞  
弱小無能

#### 旱季

不管有沒有翅膀  
塵埃只有在乾燥的時候  
才是自由的

常常泥濘的小路上  
昨天是一腳一片灰塵

人們開始談論雨季  
那些從洪水中倖存的老人  
又開始悄悄地懷念

水。啊水  
能載舟  
也能覆舟  
有多少說不清的明天

#### 古戰場

我童年的世界  
限定在西邊的那個古戰場  
與東邊的那座大山之間  
三十年過去了  
古戰場還是古戰場  
大山還是大山

倒不回去的時光  
我向東翻過那山匯入揚子江  
向西越過古戰場的邊界  
突破遙遠的死亡

無人問津的古戰場  
曾經是生與死的陣地  
每一處高顯的地方  
都討足了生命的代價  
有辮子和沒有辮子的  
南邊來的和北邊來的  
一共有七千兒郎

屍體分不出貴賤  
他們都埋在月牙形的山坡上  
活著的時候不共戴天

## ■ 陳銘華

### 睡 袋

蝸牛算不算是流浪漢的問題暫且不論。但我越來越似是蝸牛了。不知是熱愛四處登高、野營的緣故？抑或只是喜歡揹著睡袋——裸睡的感覺

啊！那種肌膚相接的安全感，甚至比家還來得直接、親切、妥貼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洛城

### 擋風玻璃上的雨珠

上班下雨：快一陣，慢一陣；停一會，下一會，非常南加州的性格。雨刷是關是開？速度是慢是快？關，視線不清；快，橡皮刮在水量不夠的玻璃上，那種充滿革命激情的女高音實在教人受不了。因此，我的雨刷最慢，好讓擋風玻璃上的雨珠變成一群小精靈，不按規矩下滑，卻往上四散飛逃，電影裏的爆炸鏡頭一樣奔回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如今路闊雲低，但看不聽的雨中……生命，不管有多少不同的節奏，最好還是減速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日洛城

### 進 化

天地混沌——不久前，我們始短髮紋身，入水成鯢，由鯢而鵬，扶搖直上九萬里。曾幾何時，一毛一毛地進化，到如今只剩下一雙僅供觀賞，美稱為眉的翼。軀體愈大翼愈小。雄的都不飛了；雌的乾脆把毛剃光，畫眉畫眉——宇宙洪荒

## ■ 野 鬼

## 命 令

## 順 流 而 下

對一篇老新聞的分行練習

團長對營長

“今晚八點，哈雷彗星將在本防區上空出現這種情形每隔七十六年才出現一次。命令所有士兵身穿野戰服到操場集合我將向他們講解這一罕見現象如果下雨，就到禮堂集合我為他們放一部有關彗星的電影”

營長對連長

“根據團長的命令，今晚八點哈雷彗星將在操場上空出現如果下雨，就讓士兵穿著野戰服列隊去禮堂，這一每隔七十六年才會出現的罕見現象將在那裏出現”

連長對排長

“團長命令：今晚八點不同凡響的哈雷彗星將身著野戰服在禮堂出現如果操場下雨團長將下達另一道命令這種命令每隔七十六年才出現一次”

排長對班長

“今晚八點，團長將帶著哈雷彗星出現在禮堂這是每隔七十六年才會有的事如果下雨，團長將命令哈雷彗星穿上野戰服到操場上去”

班長對士兵

“在今晚八點下雨的時候七十六歲的哈雷將軍將在團長的陪同下穿著野戰服，乘‘彗星’牌汽車經過操場前往禮堂”

命令 順流而下

1910年，美軍某團

我也許太在意眼下的這點，生活  
這些透濕的敵視，早已埋伏在水中  
現在洪水一個接一個，信口開河，我甚至在我內心看不見  
河堤存在的必要。這是絕望也是無奈的設身處地  
就是過眼煙雲的日子嘛，我知道並不僅僅是因為語言  
這和外面傻乎乎的雨沒有關係和關不緊的門戶更沒有關係  
  
天上還有多少個顆星在光照著呢，他們洞悉一切又冷酷無情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個聲浪就是一場舌戰  
這個世界是多麼慌亂而所有的憂鬱都被證實這又是多麼  
幸運。我的阿明呵，其實我只想和你講話，我偶爾想起了群眾  
他們的眼睛雪亮，他們看見我錯過了他們講述的家史

我從蘋果樹上滑了下來

義和的戰車隆隆駛去  
世界變得死一樣地寂  
黑暗的殮巾正抖抖地下垂  
終於把我們沒頭沒臉套死  
陰風沖地而起  
哀樂尖叫起來  
一切寒冷中最可怕的惡寒  
正朝著我們惡狠狠地襲來  
一群古怪的蝙蝠  
紛紛撞壁落地  
一如希望遇上恐怖  
紛紛成為泡影  
我們只有恐懼和顫慄  
我們的呼救徒然有聲  
猶如母狼在荒野裏哀嚎  
而彈指間萬物凝固  
我們猶如一具具頑石  
被釘在無際的地平線上  
為讓妖魔快活

■  
秋  
堂

黑  
夜  
的  
供  
品

光明終於退位給了黑暗  
慘白的蟾精昏昏幽幽  
猶如一具淫笑的顛骨  
在高處頻頻點動  
妖魔終於一串串冒現  
從陰暗的地縫裏鑽出  
活現在我們眼前——  
白眼紅臉哼著陰風  
梳著頭髮彈額相慶  
大地怯懦地顫慄著  
我們跟著顫抖任其冰吻  
做噁心的身體遊戲  
吸盡我們的精髓  
然後等著牛飲我們的血漿  
雖然聽憑擺佈 俯首聽命  
可是我們的心還在期待  
期待著義和隆隆戰車再現  
待到陽光明媚的早晨  
我們會從死灰裡蘇醒

## ■ 李斐

### 四月的油菜花

相同的景物不斷的複印  
這幾天晚上重疊在夢境  
我的臉貼在車廂的玻璃  
車動輪轉經江夏到咸寧  
暮靄看蒲圻燈下識長沙  
可是心頭一路記掛  
水田旱地遍植黃花  
請問服務員那叫什麼花  
她淡淡一笑這也不知道嗎  
大湖南北連綿嫩黃迤邐鵝黃  
土地紋理縱目無際檸檬黃  
雲清爽風我似乘浮著花粉  
從朝至暮我傾倒不是黃金黃  
哪麼是黃土地上的黃花嗎  
還是黃花下的黃土地  
我希望晚上夢境再給我印寄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

### 記康州公路

- 給M
- 其他女子我發生興趣，妳發醉我的興奮

悄悄地妳誤進我的風景區  
紋身八月艷陽的肌理  
沿道樹木花草穿戴妳的暖色  
一路一程的車輻穿梭追逐  
一段一站的路標我方向迷失  
目的終極何必刻意追求  
流飄的浮雲已寄附我心意  
小鎮教堂十字架背後隱去  
大城樓閣轉目退後

## ■ 章平

### 九九年九月九日夜之九時

九九年九月九日夜之九時  
半空浮雲無遮一輪彎月  
許多良人乘此相會情侶  
或在思索久久之後九九如何  
而我獨自徘徊，瞧河面漣漪綿綿  
終於蹲下，聽一朵野花小語  
數出五片沾露花瓣  
似乎都有吐露芳馨的愜意  
我是孤獨的，忽然憶及年少時的某夜  
玉米地，輕輕，掰折玉米枝節  
輕輕，吮吸甘美，一股不忘的滋味  
我為何還有許多的慾念  
怎會想到  
此刻  
最好有誰來吹奏簫笛  
九九年九月九日夜之九時  
清音驚起，我或返回往昔  
一個年少時走山的姿勢  
跳躍，奔跑，口含草根舞蹈……  
但看路的盡頭，月色朦朧  
這怎麼還會有人踏腳到此

阿Sam “一水隔天涯” 車廂裏  
冷氣浸透淒涼  
兩條香港友一個大馬女郎  
笑聲裏的和音眼眶眩然見水  
互擦的眼眸互燃仲夏焰火  
麥當勞牛肉飽充饑上路  
可口可樂共啜國際文化  
吸管下又見含羞草微風中的嬌柔  
透光的玻璃隱約薔薇的梗刺  
這一天的歡暢我開放了  
內心嚴密風景區底園林  
妳的玄衣停駐我解防的禁區

註：阿Sam，香港歌手許冠傑之洋名。

# 女詩人詩作選譯

◎鄭建青譯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

■ 安娜·卡斯蒂洛 (Ana Castillo) ¶

¶

## 加利福尼亞，納帕

NAPA, CALIFORNIA

¶

豐收季節¶

我們採摘¶

又苦又甜的葡萄¶

一¶

串¶

串¶

由粗糙似革的雙手摘下¶

而他們摘下¶

我們的尊嚴¶

抹去我們的¶

自豪¶

就像正午時¶

我們從日晒的額頭上¶

抹去汗水¶

葡萄園¶

太大¶

大得我們的青春¶

似乎從眼前消失¶

到黃昏¶

我們已變得¶

非常¶

非常¶

衰老……

(喂，安布羅斯歐，我們還乾啥？¶

喂，幫幫他，我的好朋友，幫幫他！¶

媽嘍！¶

來啦，喂，朋友，我們乾啥？¶

幫幫他，安布羅斯歐，幫幫他！)¶

我們採摘¶

懷著¶

求生存的¶

渴望¶

可每天下來¶

僅落得個¶

精疲力竭的夜晚¶

等待日出¶

而土地¶

也一樣在等待¶

我們……

¶

■ 帕特·莫娜 (Pat Mora) ¶

¶

## 移民 IMMIGRANTS¶

¶

用美利堅的國旗包著嬰兒，¶

給他們喂搗碎的熱狗和蘋果餅，¶

起名叫比爾和黛絲，¶

寶寶還不會走路¶

就給他們買了金髮碧眼的¶

洋娃娃，橄欖球和小釘鞋，¶

用重濁的英語對他們說¶

hallo, babee, hallo,

等寶寶入睡，移民¶

低聲說著西班牙語或波蘭語，¶

在黑暗的夫妻床上低聲道出¶



為父為母的莫名恐懼：“這裡  
會喜歡我們的兒子和女兒嗎，  
我們漂亮的美國兒子和女兒？”

## ■ 朱蒂思·奧芝蒂芝·科弗爾

(Judith Oztiz Cofer)

¶

### 南美女人在祈禱

LATIN WOMEN PRAY

¶

馨香的教堂內  
南美女人在祈禱  
她們操著西班牙語  
向傳自猶太人的純白人上帝祈禱  
這位偉大的白人父親  
在大理石座上  
泰然俯視他的棕色女兒  
許願的燭光彷彿慾望  
在他洞察一切的眼中閃爍  
充耳不聞她們執著的祈禱  
¶  
可年復一年  
她們跪在他的像前  
瑪格麗特，赫賽菲娜，莫瑞雅和伊莎貝爾  
——熱望  
他若非全能  
至少也該懂雙語

### ¶ 被拋棄在聖壇前的女人 ¶

THE WOMAN WHO WAS LEFT  
AT THE ALTAR ¶

¶

她管自己的影子叫胡安，  
邊走還邊頻頻回頭。  
她體胖，乳房碩大  
如蓄水池。曾經在教堂  
她解開衣衫向肅靜的小鎮顯示  
她會成為怎樣一個多子多福的母親。  
自從她老媽死，喪服下葬，  
她便一人獨過。  
把婚紗改為臥室的窗帘，  
面紗改了杯墊。如今，  
這些都泛黃了，像害了瘧疾。  
她把活雞圍掛在腰間去鎮上賣，  
這些裙子似的肉一路上搖搖擺擺。  
她不和誰說話。可有些狗尾隨著  
欲洒的血腥。在它們飢餓  
泛黃的眼珠裏，她逮見他的臉。  
她一次次把他拎到宰雞刀前。

## 序

◎張天鎮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是藏族歷史上的一位頗具才華的詩人。他所作之詩歌，即當今所稱之《倉央嘉措情歌》，是藏族詩壇上最具魅力的篇章。

《倉央嘉措情歌》往昔都是手抄和木刻的藏文本，二百餘年間，流傳範圍僅限於藏區和藏民，外界幾乎無人知曉。公元1930年，恩師于道泉教授將其自藏文分別譯成漢文和英文，《倉央嘉措情歌》開始傳遍全國，走向世界。國內各族人民都在欣賞、研究，國外許多學者也爭相研究，迄今仍方興未艾。

高澤言同志是一位年青的詩人，曾在《光明日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詩作五十餘首，出過詩集，獲過多次大獎。他揚自身之長，獨闢蹊徑，在于道泉教授英漢譯本的基礎上，對倉央嘉措情歌進行了再創作。我有幸最早拜讀，並對照原文（藏文）作了認真的校訂和研讀。以往，研究倉央嘉措情歌，多是翻譯（藏譯漢）、評論思想性和藝術性，旁及探討作者生平及與之相關的歷史。高澤言進行的再創作無疑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也是對倉央嘉措研究領域的開拓，值得稱道。就再創作的情歌本身而論，也別具與之相應的特色，使人耳目一新。高澤言希望我為其再創作的《倉央嘉措情歌創譯》作序，因而寫了這麼一些話。

1999年9月15日

## 千秋月

月光挺起胸脯，聽到愛人的足聲從微風中傳來，  
一簇一簇的露珠，回憶起愛人的灼熱……  
猶如蝴蝶，心兒抖動起閃亮的翅膀，保密啊！  
東山的溪水，披散著她的玲瓏，流蕩著我的心事……

## 風塵誤

這陣拂過嫩禾薰醉於原野的微風，  
彎彎曲曲地為芳草述說著飛蓬的故事：  
唉！韶華有謝，榮枯易代！看啊——  
豐潤的少年，轉瞬間，已似不丹的彎弓！

註：藏南、不丹等地盛產良弓，多以竹為之。倉央嘉措生於藏南，有人認為此詩是倉央嘉措的自喻詩。

## 倚羅香

淚珠滾滾，純潔並未濕潤  
愛人呵，是我纏綿百年的月兒  
幽深而又溫馨。那是激情的海  
那海裏的舌頭，是我的珠寶之城

註：漢詩：“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味其深意，與倉央之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 凝脂一夢

猶如滑落的凝脂，滑入我的眼眸

呼吸邂逅芳香；秋水與秋水相遇  
纏繞的風，柔軟的松精美石——  
變幻著愛撫，在撫摸，卻悠然消失

註：松精美石，即松耳石（一種寶石），通常綠色，綠裏透白稱白璵，為上品。藏人多喜之，信其上品有避邪護身之功用。

## 桃之夭夭

或吻，或淚，都會使我浸沐於——  
蘭心蕙質之中，那是成熟的桃子  
高踞於愛慕者的目光之上，難道是——  
天上的太陽，落在了桃樹枝頭

註：體會原文，似意在“侯門深似海，佳人不可求”，故加最後一句。

## 實堪惱

回味起你那甜美的溫存，黑夜  
就蕩漾起你的眼睛，令我熱血沸騰  
白日裏沒能和你融為一體  
夜晚的宮殿，也懊喪如舊苑荒城

註：漢詩：《詩經·關雎》有“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較倉央之作，讀者諸君有何感想？

## 香跡難尋

花無衣裳，搖晃著帶露的肌膚  
想把陽光摟在懷裏。蜜蜂飛來時  
時令已經過了，殘紅香消成泥  
緣份化為煙塵，手撫花魂，枉自斷腸

## 花離枝

哭泣吧，幸福在睡眠，不再呼吸  
深秋的風，為何又牽惹來飛絮  
芨芨草啊，你那纖腰，如何獨倚冰霜  
風兒與鮮花，無奈，分飛於蒼霧叢中

## 鶯戀蘆

野鶯飛來，眷戀叢蘆的深情  
在甘甜寧靜中，互吐濃情與芬芳  
可是，湖面上的層冰，豎起寒冬的利刃  
摯著的風……一步一回頭

## 零落夕陽

愛人的火焰，深深地藏進水底  
空載相思的渡船，凍僵了相思  
馬兒頻頻回首，負心的岸  
不再回頭，留下寒風，獨自低吟

註：藏地渡船皆刻木馬置於船首，其頭做回顧狀。

## 萍水風月

晚空在肩頭微笑，無知的女人  
翹首於風月之上，出售著青春誓約  
輕浮的蛇，輕浮的同心結  
色彩斑斕，如同水兒，遁地無痕

## 滿庭芳



## 園田惠子

園田惠子，女，1966年3月2日生於京都，畢業於帝冢山學院大學文學部。8歲開始寫詩，1987年在大學期間，因在《現代詩手貼》發表詩作並獲得該雜誌新銳詩獎而一舉成名。處女詩集《用功學習的18歲姑娘》(1988年思潮社出版，1991年再版)引起詩壇的注目。之後相繼出版了詩集《日月潭》(97年思潮社)，隨筆集《帶著貓上班的筆記》(94年講談社文庫)、《捕捉波浪式燙髮的喜好》(90年日本經濟新聞社)等。發表有大量美術評論和影評，出演各種電視節目。1991年應邀參加巴黎國際詩人節，96年參加第16屆日本前橋國際詩人大會。係日本文藝家協會會員等。為詩誌《火牛》同仁。

## 日月潭

曾經是美麗的水

天使的梯子

降落在湖裏

那下面漲滿的白光

在投射下的無數束光裏

湧起銀白色的碎浪

裝模作樣在湖裏隱藏起自己的形狀

天地已經分開

晝和夜也已經分開

即將降臨的上帝

臥躺在湖底等待的是……

……彎月

呼喚

天空……的水

和水中……的月

窺視月亮的面孔

投射下的無數束光芒

普照寰宇

雲上鮮烈的血腥味噙口

如果照耀

你將因滴滴水而變身

為了相會

我送來高空的冷風

模仿夜晚

使之在一旁排列

……彎月

天上一個

水上一個

如果將你照穿

你的滴滴汗向我傾注嗎？

曾經是美麗的水

迄今我沒有過

這麼美麗的水

空中

日和月的幼稚的夢之水田

……飄忽

……

……

比任何影子都濃厚重疊的影子

我走過

像詩一樣步行是困難的

若完全打扮成詩

上帝嬌艷的聲音和氣息

吹過來

從黎明傾注而來的光芒

仰視的水

反射著湧來月亮的波浪

映照天空的水湧起波浪

鍛打黃金磨礪的景色

比任何影子都重疊的影子

仰視而坐

你吹來艷麗的光芒和氣息嗎？

從被擦亮的景色的縫隙

邁著小碎步的虹渡過

等待如此的黎明

等待

三五……三五夜……三五的月亮

伏身……等待

可嘆的夜晚

仿若在世界的盡頭

浪聲澎湃奔流

打開一點

再打開一點

開更大一點……石門

棲息在天空的影子

像火一樣被浸潤。我

# 陳銘華詩七首 *Chen Minghua's poems*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 Exploring The Winter 冬探

Before the snow love  
Came under the eaves

After the snow stars  
Freeze on the lake

A beast from the heart  
Follows its old footprints  
Wagging in search of plum blossoms

## Love In Fire 火戀

In order to become ashes  
Or weep no more  
The candle burns up  
Its life  
For a possible  
Reunion in next life

## The Old Tree 老樹

That man  
Has been waiting for more hares  
How can a woodpecker  
Make fun of  
You  
That you have always believed  
Swans will come

## A Note On Sky watching

### 觀天記

A legend says  
Dinosaurs reduced to tadpoles  
Since their big tails couldn't disappear  
Then without tails  
Do frogs feel content  
To sit in the well  
Croaking  
Toward  
The sky

## The Setting Sun 夕陽

Having brushed a thick color of realism  
On the painting of idealism  
The old man  
Turns  
And lonely  
Walks  
Far

## Visiting The Dead

### 清明兩題

#### 1. Tombstone 碑

Lie down please  
If tired  
Why still try to  
Stand up

#### 2. Mountain 山

The dista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s short  
So we strive to  
Take a more rugged  
Road

## Sunrise 日出

Through a dark  
Breach  
Blood  
Gushes

A constant revolution

That, through a dark breach,  
Gushes  
Civilization

非馬的詩創造，十分講究形式。他在詩的形式上，有諸多的獨創。他是一位最重視詩體建設的詩人。他不因循守舊那些格律體、新格律體，也不忌諱說自己不喜歡這些東西；他努力建設並創新詩的自由體形式，把自由體發揮到最自由的程度。可以說，在追求詩的形式自由上，他是位最不受拘縛的詩人。但他並不是在形式上放任自流，而是根據詩的內容來創造詩的形式。非馬的詩創造出來的形式，是千變萬化的，也是鮮活的。惟其“千變萬化”，不老套，才有詩的形式美可言。

### 一、不固定，不“纏足”

非馬在一篇〈漫談小詩〉(1997.1.8)的文章中說：

談到詩的形式，我想順便說幾句。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今天還有詩人在那裡孜孜經營並提倡固定的詩形式。幾年前詩友向陽熱衷於試驗他的十行詩，我便提過這樣問題：“如果九行便能表達詩思是否要湊成十行？反之，如果非十一行不可，是否要削足適履去遷就？”

對於我，詩是藝術。多餘或不足都是缺陷，都會損害到藝術完整。

……纏足也許還能滿足今天某些人的審美需要，我們也無需去干涉或禁止。但畢竟這是個自由開放的時代，我們還是撇開我們的天足，無拘無束地走我們的大

路吧。

一位美國詩評家在《芝加哥論壇報》談到我的詩時說：“沒有比非馬的詩更自由的了，但它有嚴謹的規律在。”畢竟，自由不等於放任。而一首詩的內容決定了它的形式。千變萬化的現代生活內容需要有千變萬化的詩形式來配合、來表現。我們沒有理由要局限自己甚至僵化自己。

以上，表達了下述幾個觀點：

1. 詩的形式不要“固定”，沒有必要“僵化自己”；
2. 不“纏足”，撇開“天足”，“無拘無束”地走；
3. 詩的形式應“千變萬化”，由詩的內容需要來決定；
4. 詩的形式創造也有規律，自由不等於放任。

這些比較集中地體現了非馬對於詩的形式創造的基本主張。我基本贊同非馬的這些觀點。

過去稱詩的押韻是“纏足”；其實，固定了詩的形式，那才是最大的“纏足”。

舊的格律詩的固定，對詩創造是一種“纏足”，新詩破除了舊的格律體，創造自由體，就放開了詩的“天足”。

但是，試圖搞一種固定的新格律體，難道不又是一種新的“纏足”嗎？

自由體出來以後，一段長時間裏，大家都來寫四行一節的詩，押韻的，或是不押韻的，形成一種“四、四……”型詩體，一個

模式地上，一窩蜂地上，似乎成了大家“約定”的形式，不也是一種新的“纏足”嗎？

不論什麼形式，倘若大家一窩蜂地上，不論什麼內容都上同一種形式，成了一個固定模式，不仍然是另一種“纏足”嗎？

為什麼內容不同的詩，一定要尋找一種相同的固定不變的形式呢？

詩的形式真應該“千變萬化”！每一個詩人都應有自己獨創的形式；每一首詩，都應有適合這首詩內容的獨創的形式；既然，每一首詩的內容千變萬化，那麼，詩的形式也隨之應該“萬紫千紅”。這才是撇開了詩的“天足”！千萬千萬，不要有各式各樣的“纏足”出現了。

現在，似乎有一種誤解，以為一講詩體建設，就一定要建設一種大家都來運用的固定的詩的形式，像舊的格律詩那樣，一個固定的模式，那才是真正的倒退。

詩體建設不是要建設詩體模式。或者說，詩體建設不是詩體模式建設。

非馬曾經寫過一首題為〈十指詩〉的詩，對現代詩新格律體暗含嘲諷之意：

如果詩是手指  
詩人便可買一雙  
精美合適的手套  
給它們保暖  
這樣  
詩人便不用擔心受涼

不用對著手裏一大堆  
忽長忽短忽粗忽細  
忽多忽少忽有忽無的詩思  
徬徨

詩如果不是“手指”的話，那麼就不必試圖給它買“手套”。

詩體建設不是要給詩製作“手套”，哪怕是再“精美合適的手套”也不要！

幾十年來，不少詩人在詩體建設上花了不少功夫，似乎不少用在點子上。他們是在試圖建設一種“詩體模式”，就像是製作“手套”一樣，對“手指”興許有保暖的作用，但對詩是毫無用處的。

詩體建設的目標，不是建設一種大家共同遵從的、固定不變的“詩體模式”，而是要按照每個詩人不同的藝術個性，和詩的不同內容，創造與之相適應的形式。

每個詩人的詩體建設目標是不同的，是獨創的；每首詩都因不同的內容，而有與之相適應的不同形式，它是出新的。詩美藝術是詩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非馬於詩的形式創造上，反覆強調了這一點。他在與許達然〈詩的對話〉(1985年《笠》詩刊128期)中說：

……但懷抱“建立中國新詩的形式”的理想，以為新詩必須有固定的形式，進而期望所有詩人都遵循固形式寫作，在我看來，是徒勞的。現代生活這麼複雜，變化這麼快速，不要說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生活、思想與感情，即使是同一個人，今天與昨天，甚至於這一刻與前一刻，都是不會相同的。

一首詩是一個有機體。

什麼樣的內容決定什麼樣的形式。用一個模型大批製造，是工業社會的特徵。作為藝術的現代詩，如果也要這樣，那就未免太悲哀了。

台灣詩人向陽出版的詩集《十行集》，苦心經營十行詩，應該說是他個人的藝術嘗試，也是他個人的藝術獨創，非馬認為“不論是意象的使用或意境的營造，都有值得我們喝彩的地方”；但它決不是一種“詩體模式”製造，不是要每個詩人都來寫這種“十行詩”。

它可以是詩人向陽個人的詩體建設，卻不能當作“詩體模式”來提倡，更不是要大家都一齊來上，把它當成一種固定的詩體形式共同遵從。

向陽稱他的“十行詩”為“自鑄格律”，他自己說是“拿著形式的籠子來抓合適的鳥”。說實話，詩的形式不應該是“籠子”。詩人不應該製造形式的“籠子”。

詩人不必寫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的詩，以至於僵化自己，也僵化讀者。因為詩從來就是一種“雙向”創作活動，除非鎖在抽屜裏不拿出來。

再說，如果認為詩的形式可以鑄造成固定不變的“模式”的話，那麼，至少是把詩的形式和內容分割了開來，而這卻是詩創造所忌諱的。舊的格律詩之所以被拋棄，恐怕主要是它背負的那一具僵硬的“殼”，把它的生命禁錮死了。

詩如果是“鳥”的話，絕不應該鎖在“籠子”裏。詩的形式與詩的內容一樣，絕對不能僵化。詩的形式是詩的生命形態，不能

給它套上枷鎖。必須停止“詩體模式工廠”的建設與生產，以不誤詩的創造。

## 二、詩體形式和意蘊

非馬在〈詩人的自白〉一文中說得很有幽默：

我認為振興新詩應該：每個詩人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敲自己的鑼，唱自己的歌。

這就是說，詩的形式（表達方式）重在自己獨創。詩的藝術強調獨創，不搞套路，不重複。無論內容和形式，都要有自己的創新。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詩人都應該是一個創造者。優秀的詩人，都應該在詩的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創新。日日新，篇篇新。獨創，是詩人的靈魂，也是詩的靈魂。非馬在答我的訪問時說：

我寫詩很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特別是詩體。基本上，我所寫的詩都是自由體。每一首都由它自己獨特的形式，端由內容決定。初稿寫成後，我會再三在心裡誦讀，讓每個字都找到它最合適的位子，發揮最大的功能。音節的波動、頓數的變化以及如何分行分節，都是這樣水到渠成自然決定的。唯一能稱為有意識的試驗的，是您舉出的那少數幾首有“建築美”的，但仍然是為了內容的需要。我覺得提倡格律詩，對年輕的詩人們來說是一種有害的誘惑，也是一種不必要的束縛。

非馬不主張寫格律詩，基本上寫的都是自由體詩。他的每一首詩都有自己獨特的形式，按內容的需要進行創造。包括：每個字的位子；節奏——音節的波



動、頓數的變化；以及分行、分節等；都是依內容的不同自然而出。

非馬的詩的形式的獨創，突出地表現在詩體形式和詩的意蘊不可分割，詩體形式要表現詩的意蘊，不會是孤立存在的形式。

且（任意）舉〈春雷〉為例：

半夜裡把我叫醒  
說  
聽  
我蠢蠢欲動的心

這首詩的形式是獨特的，它的獨特處在於詩體的“象形”。

它像門窗，也像耳朵。這就與詩的內容相關了。春雷響動的聲音，從門窗裡進來，或者，春雷對著你的耳朵說話。於是，詩人創造了詩的“象形”形式，不僅增強了詩的回味，也使詩的意象營造在具體上更加鮮明。

“說”和“聽”，這兩個字的位子特別講究，每個字各佔一行，而且貼近著，似乎真的一個在“說”，另一個在“聽”。節奏上一“說”一“聽”，也特別分明。這就惟妙惟肖地描摹了詩人和春雷的親密無間，以春雷狀寫詩人關懷大地（世界、社會）的心，表現了詩人的一種“大人世”精神。恐怕再沒有別的詩人，會以這種形式寫“春雷”的了。

另如〈一隻小藍鳥〉：“一隻小藍鳥／背負整個天空／冉冉降落草叢／用一朵白雲／換幾滴露水／誰都不吃虧”。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十分緊密，琢磨詩的形式，可以加深對詩的意蘊的理解。

這首詩，6行建行分作兩節。上三行象形天空，下三行體似大

地，很有點像“乾”“坤”兩卦的卦形，取和諧、簡樸、純真之象，安然降落、歸返自然的詩意，深深蘊入其中。

是不是可以說，非馬詩的形式創造，是由內容決定的，這是其一；其二，他的詩的形式創造，似乎又不止形式本身，形式也體現內容。若仔細琢磨，形式中已經蘊入了內容。

如果可以這樣認為的話，那麼，詩的形式和詩的內容是一體的；詩的形式如同詩的一雙翅膀。詩若沒有翅膀，就會飛不起來；詩的翅膀如果不自由，詩就會飛得不高，並且飛起來也不自由。

〈孔雀開屏〉用八行體，建構成兩個四行；且中間有三個句子較長，使八行詩形成一種“弧形尾”，成一種“開屏狀”，視覺上呈現一種“開屏”的圖象美：

“緩緩轉身／讓所有的眼睛／都有機會／去調整時間的焦距／她明明知道／光閃閃的歷史大鏡／不可能照過／更矜貴的皇后”。

〈盆栽〉的四行體：“鐵絲纏過的小腳／一扭一拐／在有限的方圓內／踱度一生”。兩長兩短，突出“一扭一拐”的“踱度”象現。它的音節也很講究：兩個“三、二”頓式，像是音樂以波浪在流動，又似“踱度”搖晃在詩人讀者心弦之上。詩在形式上也展現了某種“音樂美”。

〈故事〉的四行體，以“二、二”行的建構，象形老人和狗兩兩相偎，蘊涵快樂安詳的“故事”溫馨快慰：“狗閉著眼／但老人知道它在傾聽／溫情的背／正越挨越近”。

〈山〉，五行體，用“四、

一”建構，有山的突兀感。象形山之巔，給“山、父親的背、民族的脊梁”，以一種巍峨雄麗的合一意象：“小時候／爬上又滑下的／父親的背／仍在那裡／仰之彌高”。

〈傘〉的五行體，用“三、二”建構，象形一高一矮二人共傘的欣慰狀。蘊入“俯身、踮腳”擁吻的親昵、柔麗種種意蘊：

“共用一把傘／才發覺彼此的差異／但這樣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踮起腳尖／而倍感欣喜”。

〈夏晨鳥聲〉，五行轉作一體，出一種慵懶滿足狀：“有露水潤喉／鳥兒們有把握／黑洞裡睡懶覺的蚯蚓／遲早會探出／好奇的頭”。

詩的形式上的“象形”、“圖象”，給詩的意境、境界以一種“畫面”感。再讀〈冰燈〉：

讓被凍住歌聲的松花江  
昂起頭來  
向冰雪的天空挑戰

讓萬紫千紅巍峨的夢  
去溫潤  
冬日嚴酷乾澀的心

〈冰燈〉的意象，讓人懷抱憧憬，以一顆光明透亮的心，去溫暖和照亮世界。它讓人在困厄、挫折和寂寞之時，不消沉，不灰心喪氣，而是積極向上，靈魂自由翱翔！

這首詩的詩體形式，也表現詩的意蘊。它形同冰雪的天空裡，聳立起兩座冰宮，舞動著，亮起冰燈，給人以亮麗、溫馨的希望和憧憬。

（未完·待續）



# 《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 英文詩》譯者序

◎非馬



我喜歡熱鬧，是個眾樂主義者。佳餚美景當前，總想找些朋友來共享。大概就是基于這樣的心理，每當我讀到好的英文作品時，總忍不住手癢要把它翻成中文，介紹給國內的讀者。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兩種文字所代表的文化異同往往能引起我莫大的興趣。另一方面，對於一向疏懶不求甚解的我來說，翻譯工作迫使我不得不認真地逐字逐句研讀推敲，是鍛煉文筆、吸取文學經驗與技巧的最佳途徑。

不同的語言文字往往導致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文化環境也往往會使人對某些事物產生不同的反應。剛到美國的人常會對一些美國幽默覺得莫名其妙，而一些使本國人驚心動魄的東西，在外國人的眼裡卻稀鬆平常不足為奇。但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內部，總可以找到一些東西，能同時感動許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年齡、不同性別或不同職業的人。作家的任務，便是挖掘出事物的本質以及廣義的人性，並想辦法把它們完美地表達出來。這樣完成的作品，不管它使用的是哪一種語言文字，我相信它必能通過翻譯的關卡，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不同的讀者面前，而仍不失其感染力。

上面這點心得，來自我多年翻譯歐美現代詩的體驗。我常把翻譯戲稱為照妖鏡。一首內容空洞的作品，不管外表有多華麗音韻有多鏗鏘，在翻譯的強光照射下，往往原形畢露不忍卒讀。

由于寫詩在我只是業餘的嗜好，譯詩更是業餘的業餘，因此收集在本書裡的，只是我個人喜愛的作品。也許它們的水平不是挺整齊，也談不上什麼代表性、系統性或學術性；但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是，它們都經得起翻譯的檢驗，並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環境下，滋養過我的詩藝，更帶給了我許多喜悅及安慰。在藝術上它們或許有高低，但它們在我心頭卻都佔有溫暖的一角。這些作品雖然曾在台灣的《笠詩刊》或其它的刊物上發表過，但讀者有限，不把它們結集出版，呈獻給更多的讀者，總覺得可惜，也有點對不起它們的作者。

那麼，就請你找個舒適的位子坐下，讓盛宴開始，挑揀合你口味的佳餚，開懷大嚼或細品慢嚙吧！

##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 獎項

-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二、三獎：獎金1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 應徵條件

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不分行的詩則限一千字以內）。

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佈日起，開始收件；2000年3月31日截稿（郵戳為憑）；2000年6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 評選規定

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威廉斯(1883-1963)稱自己為“瀑布老人”。瀑布永無休止地在奔瀉，在撞擊瀑下的頑石，他的思考，他的詩也是源源不盡地沖擊著生活，將污濁蕩盡，現出一個赤裸裸的世界。它形象地描繪了威廉斯的形象，他的確是一個戰士，是一個大膽沖擊生活的勇敢的詩人。

本世紀五十年代正是穩坐詩壇第一把交椅的叛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桂冠詩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英籍美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風行一時，盡享盛譽之時。節儉一生的退休婦產科大夫威廉斯已近風燭殘年，開著過時的汽車，與老伴孤獨相依，憂慮地注視著自己的故鄉帕特遜在工業快速發展的潮流中日益衰敗的文化，雖有詩文著世，仍然未被文壇所重視。在他死後三十餘年的今天，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他的中庸與自物主義詩風，及其注重觀察的非象徵主義作品，正在開闢一個現代先鋒文藝的領域，大有超越龐、弗、艾三氏之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威廉斯的家庭歷史是個謎。只知道他祖籍是純正的英國人，有人說他的祖父是個牧師，也有人說是鐵廠工人，政治上激進，他的父親喬治五歲時，祖父便失蹤了。祖母毅然挑起生重擔，帶著兒子喬治橫渡太平洋，來到紐約。這年輕的婦人擁有盎格魯的高雅風度，頗懂一些莎士比亞的詩劇，又善於辭令，在當時的文化沙漠紐約市十分引人注目。後來嫁了一位攝影師，他們同去聖

麗斯島謀生。其夫後從商，繼之喬治也於紐約經商。威廉斯的母親是個法國與猶太血統的混血兒，不喜歡講英語，也不喜歡帶孩子，因此威廉斯作為長孫在祖母的寵愛下長大。祖母與有猶太血統的母親對所謂巫術甚感興趣，時常舉行降神會，對小威廉斯的神秘主義傾向與幻覺有很大的影響。威廉斯從小便熟悉希臘神話故事、熟悉阿留西斯的宗教神劇。

威廉斯的父親具有很深的英國傳統偏見，拒絕加入美國國籍；他是英國維多利亞晚期的社會主義者先鋒，社會活動頻繁，難得在家久留，但對威廉斯管教甚嚴。因喬治自己酷愛藝術，所以威廉斯自幼便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威廉斯幼時，父親常給他一元錢令他讀一本書，如：達爾文、斯本森等等，使其眼界大開。他繼承了父親開明的個性、母親的藝術氣質、祖母的自由派思想，年紀很小便顯示了他的藝術天賦。小威廉小時便會欣賞維多利亞寫實主義畫家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 1836-1912)的名畫“瞧！這個人”(拉丁文Ecce Homo)，久看不已，思索良久。

威廉斯讀小學的時候，他的家庭在帕特遜定居。當時這還是個小鎮，只有三千居民，威廉斯被送到唯一神教派教堂做禮拜，邂逅一位失業的青年哲學教師。教師向他介紹了柏拉圖的愛情超驗哲學、耶穌的生平和德國康德的唯心論，這些知識深深注入他幼小的心靈，後來都在他的人生觀

和詩作中得到體現。次年，因父親出國，他和弟弟兩人又被送往日內瓦，在一個為國際工作人員子弟開辦的學校就讀，結識了一些法國人、德國人和猶太人的孩子，也學習了不少德語、法語。短短一年日內瓦的生活，對於他後來消除地方和國家的偏見有潛移默化的作用。1899-1902他回美國上中學，成績不佳，但恰巧考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學醫，1909年在萊比錫大學的小兒科、婦產科卻成了一位高材生。此時囿於家境窘迫，難以供他長期讀書的全部費用，迫使他要提早畢業。

1912年，威廉斯和一個務實的女子弗洛絲結了婚。她不喜歡文學，講求實際，卻嫻靜順從，對於從醫一生的威廉斯是個合適的伴侶。威氏婚前婚後均有多次摯情的戀愛，但由於其道德觀念約束著他，對妻子的忠誠和對情人的熱戀產生了強烈的矛盾，並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反映出來。威氏的職業在當時收入不豐，尤其是孩子們成長時期，正值美國經濟蕭條、通貨膨脹，他的家庭經濟負擔一度很重。他是個盡職的醫生，一生接生了三千個孩子，但他酷愛寫詩，把行醫當作一種謀生手段，甚至是一種負擔。有時寫詩似乎成了精神的解脫，以逃避現實生活。因為他的職業佔去了許多時間，使他不能全力以赴。因此十分煩惱，曾向朋友抱怨說，詩人華萊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之所以寫了大量的詩，就是因為他賺了大量的

錢。

儘管如此，威廉斯仍是一位多產的天才詩人。在世時就獲得了國家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波林金獎(Bollingen Prize)，去世後又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

威廉斯與龐德近六十年的友誼對現代美國文學史有很大的影響。

威廉斯是在上大學的時候認識龐德的。在威氏眼中，龐德是個豪士怪傑，穿五顏六色的花俏襯衫，舉止任性，追逐女性，喜歡給人取綽號。威廉斯的女朋友 Hilder Doolittle (真名早已被人遺忘，只知她名叫H. D.)，便是龐德取的別稱。威氏欽佩龐德的自信，讓人覺得他似有救世良方；龐德則欣賞他的固執、認真，稍有差錯，必花時間認真思考，究其原因的科學態度。儘管眾所周知龐德是個排猶份子，但他一直與有猶太血統的威廉斯過從甚密。

起始威廉斯處事與文學欣賞趨於保守，喜讀濟慈的詩，並曾模仿他的風格寫詩(後來燒掉)。在龐德的影響下，他開始對勃朗寧(Browning)、斯維伯(Swinburne)、葉慈(Yeats)、羅西提(Rossetti)的作品產生極大興趣；1914年，歐洲戰雲密布，威廉斯開始轉向惠特曼(Whitman)、愛默生(Emerson)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龐德吹捧墨索里尼，曾不下百次地在意大利廣播電台發表演說，鼓吹法西斯主義，戰後龐德被捕入獄。龐氏那時得到許多文人朋友的幫助，如艾略特和弗羅斯德等人，威廉斯便是其中之一。他痛斥龐德的叛國思想與行為，但是仍然

敬重他的才華，珍視他們的友誼，曾多方活動，親自出面向政府求助，並資助他、幫助他出獄。龐德出獄後便去了意大利，但依然絕不認錯。

威廉斯和龐德同是提倡現代主義的詩人，又與其有密切的友誼關係，因此受到當時政府的懷疑，麥卡錫人士認為他有不忠於國家的嫌疑，後來國會圖書館退回了他的申請，未聘用他為詩部門的主任。此事對威廉斯打擊很大，從此對社會失望，後來更一反常態和極端現代派青年詩人金斯堡等人打得火熱；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兩人都是猶太人，又都是帕特遜人士。

1917年威廉斯的第一本詩集《獻給知遇者》(西班牙文)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1921年《酸葡萄》問世。

之後，威廉斯曾有一篇非學術性的論文〈在美國人的天性中〉(In the American Grain)，對於認識他的詩作有重要意義。文中指出現在所謂的美國人，其實大多是歐洲的移民，多年來曾試圖再建一個歐洲化的國家，沿襲歐洲的文化，但未成功。由於美國人的天性自私、淺薄，無法建設自己的文明，只建立了工業、科學試驗和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威廉斯批評了以富蘭克林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對金錢和物質的崇拜，批評了清教的不良影響。作為清教徒的威氏，沒有看到清教對美國精神、政治的影響，也未分析作為宗教的特點，因此觀點難免偏頗。威氏極度推崇美國詩人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認為他不是個絕望的天才，而是真正成熟的詩人，有高度豐富的詩的想像力，贊同他的反實

用主義思想和“美國心態分裂”的說法。正是由於這種心態分裂才導致殘酷的美國內戰。他認為林肯是一位偉人，他的開拓與勇於嘗試失敗的精神，為美國獨立統一作出的努力，是美國人民團結、奮鬥和光明未來的象徵。

1946年，史詩性巨作《帕特遜》以極豐富的想像力和精湛的詩語言，唱出了美國人民久已期待的心聲。

《帕特遜》即威氏故鄉城市之名。他把城市當作強力的統治力量的象徵，是男性與陽剛氣的象徵。

詩的開始，讀者好像看見一個老人——一位退休醫生，沿著河邊漫步講述著這個城市的故事。

在帕斯雅克瀑布下，  
帕特遜靜臥在峽谷中。  
瀑水飛濺，  
環織出帕特遜的背穹。  
她安詳地臥向右方，  
將頭倚向喧嘯的瀑聲，  
沉浸在美麗的夢境中。  
……

水在奔流，那是人生，是帕特遜的歷史，它流過山谷，穿過城市，奔向海洋……

人生中最激動人心的愛情，在第二部份“公園一日”中，威廉斯向讀者展示了形形色式的愛情故事，並反映了現代美國人在愛情生活的迷惘和失去信心。第三部份通過城內圖書館被焚燒，象徵文明的興衰。第四部份，河水流盡，歸入大海，象徵死亡。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歷史悲劇，反映在詩中，充滿了悲觀主義色彩：

詩的天地在世界中。

太陽升起，

詩中也升起太陽。

太陽落下，

黑暗降臨，

詩，也變成沉鬱。

在那悲難的時刻，只有老人與狗逃到了岸上。

他的這首長詩可與惠特曼的《草葉集》、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 1899-1932)的《橋》媲美，抒情、優美、動人心弦。

詩中一些幽默是涉及醫生、病人的，是隱喻不健康的文明和沒有讀詩能力的美國讀者，反映詩人的清高和對美國社會的態度。

二十世紀的美國經濟處於蕭條時期，威廉斯的思考反映在他的藝術中。

德國哲學家奧斯華爾德·史賓格拉的西方沒落的理論曾風靡一時，艾略特等人的悲觀主義傾向和達達主義及虛無主義藝術觀也十分盛行，威廉斯竭力抵制，贊同龐德日日新的觀點，在樂觀、幽默的詩中企求找到答案。他用“死去的潘（牧羊神）”來諷喻僵化絕望的文人，用激情縱舞的詩鼓舞人的生活。

然而他確實目睹了美國社會的虛浮和衰退，他在作品中冷嘲熱諷地描寫社會為狗而設的奢華的醫院、公墓，西部的私人遊艇、飛機、豪華汽車、公寓別墅和東部文人惠顧的博物館、賽馬場和學費昂貴通向藝術之門的高等學府……在德國詩人萊辛筆下，希臘神話中萊亞固安(Laozoon)人與蛇搏鬥，和勞倫斯·德萊爾的《黑書》(The Black Book)中，他承認了西方的沒落。然

而，他認為即使我們面對一個正在舉行的葬禮，也不應該創造一個為墓穴的葬禮文化。

1920年，威廉斯寫了一首〈科拉在地獄〉(Kora in Hell)的詩，是他幼年時期希臘神劇教育的反映。科拉即是指帕賽芬，只有走進地獄神界才能生下她心愛的小寶貝。那地獄神界是無意識領域，藝術家只有擺脫被太陽神統治而進入乾涸的傳統的古典藝術天地，進入無意識境界，才能產生內省和真正的藝術想像力。威廉斯不贊成弗洛伊德的觀點，認為他輕視藝術家，而榮格的心理学分析是有助於藝術家的自我認識和藝術創造力。當然，榮格是承認詩人佔有領導文化的地位的。威氏提倡散文詩的原因，是因其文字與結構利於抑制無意識的衝動。

威廉斯自幼酷愛油畫，他在其中精煉自己的神聖幾何學。俄國畫家帕維爾·切利裘(Pavel Tche-litchew, 1898-1957)對他的影響最深。切利裘的多數作品的題材都是嬰兒出生時的掙扎與恐懼，他以鮮暗不同的紅色表現血和生的痛苦。這對一個終日與新生兒

打交道的醫生，震動很大。他開始意識到醫生的職業影響了他的審美趣味。不崇拜女性的威廉斯開始在詩中描繪藝術創造猶如新生嬰兒墮地一般困難。獻給弗洛絲的〈水仙花〉中，他把妻子當作自己的生命線，當作崇拜的偶像。這首詩後來被認為是罕見的英文情詩佳作。

(未完，待續)

詩中有一段散文描寫水中有一溺死的女鬼求助於一個醫生。威氏在另一文章中，曾明確寫明，男人像城市，女人則是城中的花朵，千千萬萬，變幻無窮，而男人只是如都市巍然佇立，反映他的大男人思想。

神劇多為農民解釋春夏秋冬，秋收冬藏之課程，每年在雅典附近的艾留西斯慶演。其中有一段故事是：女孩帕賽芬為地獄王所劫，母親底米特極為悲傷，後幾經努力終與地獄王簽訂合約同意帕賽芬回家時，帕賽芬已為地獄王生下了一個兒子。希臘自成為海霸之國後，神劇不再受到重視。蘇格拉底輕視這種儀式，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它有治療精神病的作用，可以淨化感情，基督教也部份地採用了這一儀式。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中國詩自古以來無論是書寫還是印刷，都不講究分行、分節，而且連標點符號都不用。有音韻、有平仄，而且字數整齊，或四言、五言、七言。行之以來似乎並無分行列舉之必要。這分行、分節之舉始自新詩。亦即白話詩。

第一個嘗試以白話創作新詩的詩人是胡適之先生。他的同輩人中也有沈尹默、劉半農、郭沫若等。他們這些位都是曾經留學外洋的，當然都曾讀過一些外國詩。當他們以白話創作中國的新詩時，也就學外國詩一樣地分行、分節，並且加上標點符號，與舊詩之排列法——一行到底，不分段落，一無標點——截然不同，新詩，新詩，確然是面目一新。

外國詩之分行分節，其好處不外整齊美觀，與散文(Prose)有別。散文不講究音步(metre)，每句長短不一，無韻，除了一行到底而外，無法分列；韻文(Verse)則每行音步一定，長度約略相等，宜於排列。頭韻(Alliteration)，尾韻(End-rhyme)，乃至行中韻(Leonine rhyme)，視覺韻(Eye rhyme——發音雖不同但看起來字形一樣如：dies; eternities等是。)一經分行排列，位置臨近，一目瞭然。

當然這都是就嚴格的韻文(Verse)而言。即每行的音步數固定，每節的行數固定，韻有韻的規則，分行分節排列起來才美觀，分行分節也才有意義。

迨韻文的規矩鬆弛，每行的音

步不定，每節的行數不定，有時有韻，有時無韻，亦即我們今天叫作自由韻文(Free Verse，此詞又有人譯作“自由詩”，當然不對，蓋韻文不等於詩，道理甚明。)的文體。如同T. S. Eliot的作品，這樣的文體分行排列起來理由已經很勉強了。到了文體再解放到放棄韻，放棄音步，而干脆以散文文體寫詩時，仍然分行排列便很無理很不必要了。

回看我們的新詩，自胡適之先生開始嘗試以來，便用上了自由韻文文體，分行之意義多在於標新，並無一定之必要。至聞一多及徐志摩二位，努力想建立起較嚴謹的韻文，每行的字數，每節的行數，以及韻腳、音節、頓挫都講究起來，所排成的詩行也的確較整齊美觀。

然而詩藝由於文學思潮之解放，其用作工具之語言不但不能走回頭路受嚴謹的規範約束，且更日益自由乃至全然的散文化了。試問把全無韻文規律的文句，分行排列起來，意義何在？

或曰，分行的便是詩，不分行的便是散文(Genre，而非指文體)，這同以前的所謂“凡屬韻文體的便是詩”，不是一樣的欠通麼？又有人說讀分行的作品，讀者的心中有一種讀詩的預想，無論其內容如何，也就近乎詩了。甚至舉出W. C. Williams一首“名”詩來，這首所謂詩原像一個留言的便條，詩題為〈This Is Just To Say〉(謹啟者)

I have eaten 我吃掉了

the plums 冰箱  
that were in 裏的那些  
the icebox 李子

and which 那些  
you were probably 可能是你  
saving 留來  
for breakfast 作早餐的

Forgive me 請原諒  
they were delicious 它們真不錯  
so sweet 又甜  
and so cold 又沁涼

如果不分行排列僅僅只是一張普通的便條，然而分行排了，而且經人傳頌成了大名。但是，這是一首好詩麼？

近來讀中詩發現排列的手法更是花樣翻新，愈來愈奇了。直排的詩行突然把一行橫排起來，一個字便成為一行；此外且別說一行便是一個文意自足的句子，有時連一個子句(Clause)也不是，一個片語(phrase)也不是，甚至“因為”、“而且”這些由兩個字組成的詞也拆開來各居一行。這樣的排列，這樣的分行，有人能教教佑子麼？它們到底有什麼意義？

然而一些詩獎徵詩仍然設限，說應徵詩作限XX行到XX行，則更是莫名其妙了。照今日目下大家的亂分行亂排列，有什麼三、五行的詩作不能拉成一、二十行；有什麼一、二百行的不能把它壓擠成五、六十行呢！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 做人與做詩

做人與做詩，似是兩回事，卻是一回事；做詩與做人，似是一回事，卻是兩回事。前者有他這麼一個人，有他做的那麼一些詩；後者有他這一些詩，他卻又不能不做他這個人。天下沒有只做詩而不做人的人，只做人不做詩是常情，只做詩不做人是拗僻。真正肯做詩，肯做人的人，沒有不是認認真真要同時要做個做人的人的。

## 杜甫與李白

杜甫之“致君堯舜書，為使風俗淳”是他這個做詩的人，要做這樣一個使“風俗淳”的人。李白當然也不是沒有這種抱負，卻是他落拓不羈和加上一些性好使酒擊劍而又喜歡仙道的思想，使他總不免與做人這方面有些疏遠。把他〈寄內〉的幾篇詩和杜甫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彭衙行〉、〈北征〉幾首詩裏對妻子兒女的至情來比，我們就可以看出李白的“自我”(ego)確是強於其他的一切，而杜甫則踏踏實實要做他要做的詩，也要做他要做的這一個人。

## 下過田，鏟過地的詩人

古代見諸冊籍的詩人，一般都是仕宦之家的後代，就算是同情民間的疾苦，描寫一些農民的生活，真正下過田，鏟過地的大概

只有陶淵明、杜甫兩個。下邊引述的幾句詩可為佐證：“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見陶作〈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詩）杜甫的詩〈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中的第二首：“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黃獨狀如芋，肉白皮黃。歲饑，土人掘以為糧，根惟一顆，故曰‘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

## 用字用句

用字如珠，用句如鍊。待得詩成，鍊已不見。

## 詩以載道？

人生得意時不需要詩詞，失意時一些詩詞可以代為遣除愁悶，可是卻打不起氣來，例如杜甫的名句秋興八首。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讀來真是盪氣迴腸，究竟開拓一個人的胸襟和心境的詩，實在不多。

許多惹人傷感和感慨的詩，讀了一卷又一卷，對個人的精神上究竟有多少裨益，可能是個問題。飽歷滄桑的人難免走入禪詩的路子，這倒也是一副清涼劑，可惜提倡的人不多。宋人見道的詩如郎雍和朱熹、二程的幾首詩

多少可以幫助人往上提升一步，和傳統所謂的“道”接上個榫兒。中國傳統的詩，若不真的再把“載道”的這一股正氣，讓它活潑起來，我想詩的前途也不難就日見式微了。

## 什麼樣的詩，怎麼樣去讀

有些白話詩讀起來比讀文言文詩還難懂，這就失去“白話”的意義了。若說這是“新詩”或是“新體詩”有別於“舊詩”或是“舊體詩”，從體裁上論分別，這是說得過去的。若說到詩的素質——詩之所以為詩，那是古今中外並無歧異的；詩的內涵嘛，那就可以看它這一首詩究竟說的是什麼和說了些什麼而分類，例如哪些是爽朗而健康的，哪些是陰鬱而頹廢的，等等。

喜歡讀什麼樣的詩，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至於為人父母的，為人師長的，為學校選定學生讀物的人，在這方面絕對應當知道這是自己的責任，這對於一個兒童之正常生長是極關重要的事。

## 白話詩的自由

白話詩有不須押韻的自由，卻是句子中上下銜接的語氣特別重要。因為這纔在白話——這纔是我們日常交換意見，溝通情愫的白話。話嘛，誰都會說，說起來抑揚頓挫，緩疾輕重，聽到的人會油然而動，白話詩寫出來，理所當然地要具備這個條件。

# 詩訊

●美國洛杉磯偉博文化即將推出美洲副刊，內容包括中短篇小說、散文、極短篇、新詩、小小幽默、小話題、攝影和畫作等，由前國際日報副刊主編董桂因負責。稿件請寄：偉博文化 9639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或電郵：kw800@hotmail.com。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海外華文文學史》全套四卷即將在最近由中國鷺江出版社出版。讀者如需訂購，請與《華文文學》編輯部吳奕錡聯繫。地址：中國廣東汕頭大學校內。

●由華夏龍人詩協會戈仁主編的《1991-1995卷世界華文新詩總鑒》經已出版，16開本，520頁，約80萬字，訂價166元人民幣。請與郭亞鵬，516014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書館龍人詩報洽購。

●夏威夷詩人黃河浪新詩集《風的腳步》於1999年7月由香港獲益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詩人嚴力新詩集《多面鏡旋轉體》、詩人馬非新詩集《致全世界的失戀書》先後由中國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零點地鐵詩叢”，該詩叢主編為詩人伊沙。

●香港詩雙月刊主編王偉明新著《詩人詩事》經於1999年8月由《詩雙月刊出版社》出版，內收作者多篇與兩岸著名詩人的訪談錄，第一手資料極為豐富珍貴。

●另《新大陸》最近收到的各地詩人新著計有：張衛東《張衛東詩選集》（自印）；黃稼《最後的竹花》（中國新詩研究所函授部）、《不逝的麥花》（四川民族出版社）、《綠蔭集》（成都白馬印刷）；顏沛靄《海日晴》（台北茂原文化有限公司）；戈仁《神諦》（金陵書社出版公司）、《十一行的白雲夢》（金陵書社出版公司）、《西行散記》（金陵書社出版公司）；胡慶軍《遠去的風景》（自印）、《走向成熟》（中國廣播出版社）等。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第八日的創作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離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